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山區民眾的女神信仰——浙江雲和縣夫人廟考察記建造性質
· 劉正剛、張少青

文獻的搜集與解讀

史料介紹——《新安客籍例案錄》
· 卜永堅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五十八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山區民眾的女神信仰 ——浙江雲和縣夫人廟考察記

劉正剛 張少青
暨南大學歷史系

2009年11月24-26日和2010年1月19-23日，我們受雲和縣政府邀請，兩次前往該縣考察有關夫人廟的神靈信仰現象。所謂「夫人廟」，其實是雲和縣民間社會對眾多女神信仰的籠統稱謂。據雲和縣圖書館陳先生介紹，雲和縣約有35座大大小小的夫人廟。一般來說，每間廟有一位女主神，再附祀別的女神。總而言之，雲和是中國女神的集大成之地。當地百姓每逢太平盛世，就會修繕夫人廟。¹雲和女神信仰現象早在1930年前後已引起學者們的注意。1929年德國學者史博圖及其中國學生李化民一起在與雲和縣毗鄰的景寧縣調查畚族歷史，並出版了《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²一書，內有當地女神介紹。1934年，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艾博華赴浙江西南部地區考察，撰寫了〈畚民史話〉和〈浙江南部的女神文化〉³兩篇文章，由於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這些調查在現在看來顯得相當粗糙。近年來，一些學者再次關注浙江西南部山區女神信仰。1991年，吳真發表〈大山裏的鬼神世界〉⁴一文，對浙江南部山區的神靈信仰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謝重光及蘭俏梅則從移民史的視角考察了移民與土著互化，其中也涉及某些神靈信仰。⁵

本文考察的雲和縣，地處浙江省西南部，東鄰麗水市，西倚龍泉市，南連景寧畚族自治縣，北接松陽縣，屬於典型的山區縣，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稱。康熙《雲和縣志》，卷1，〈疆域〉記載，「雲和地不滿百里，介麗（水）、龍（泉）、松（陽）、景（寧）之間，崇山峻谷居其大半，平原田圃可居可耕僅十之二三。在處（州）屬貧寡特甚。」⁶雲和設縣與明代礦徒暴動有關。正統七年（1442），浙江慶元人葉宗留等聚眾在浙閩贛交界仙霞嶺開採銀礦，因官府封禁礦山，遂於正統十年起義。正統十三年春，福

建又爆發鄧茂七起義，與葉宗留相呼應，後被明軍鎮壓。景泰三年（1452），明廷分麗水、青田兩縣設置了雲和、宣平及景寧三縣，在福建則設置了永安及壽寧兩縣。1958年雲和併入麗水縣，1962年劃出原雲和縣及景寧縣復建雲和縣。1984年，雲和縣又分為雲和及景寧兩縣。現今的雲和縣轄四鎮十鄉（其中兩個畚族鄉），170個行政村，現有人口10.9萬，其中畚族人口九千餘人。

一、崇頭鎮的夫人廟

2009年11月，我們首次踏入雲和縣並從位於崇頭鎮的梅源梯田開始考察。據當地人說，梅源梯田得名於崇頭鎮梅源村，該村居民主要為梅姓。據當地光緒年間纂修的《箬溪梅氏宗譜》，卷8，〈藝文〉收錄的乾隆己酉年（1789）梅士超撰〈司前柳氏宗譜序〉記載，梅姓可能是當地最早的大姓：「雲邑以巨族稱者有柳、王、梅三姓，梅始自唐武德年間，由會稽縉雲再徙而來，王始自趙宋派從江右；而柳氏來自劉宋之元嘉，徙居未詳所自……。」⁷因是山區，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附錄了嘉慶間知縣陳治策的〈示殖山文〉云：「雲和之為縣，水居半分，平壤一分有五，而山之分數實居其八。山上之田地僅居山之一分，而山之空曠而委而棄之者又居其七。雲地以山為縣，即應以山為命。」⁸雲和梯田分佈廣泛，與松陽縣交界的朱村、龍泉縣交界的赤石及景寧縣交界的包山等都有梯田，但以梅源梯田最為集中及廣大。

11月25日，早上4時30分出發，驅車約一小時抵達半山腰，接著我們又驅車沿著山路前進，道路兩旁的山坡皆是梯田，十分壯觀，由此理解「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說法，也更加感歎雲和先民們的勤勞智慧。因為正在修路，車子在一座大

山前停下，我們需步行約一個半小時才抵達梅竹村。現今的梅竹村由梅九、坑口及墩頭三個自然村構成，附近的白鶴尖山麓是當地最早開發銀礦的地方。途中，在半山腰處有一座新建的涼亭，其中的碑刻顯示當地村民為雜姓，但以葉姓及柳姓為主。梅竹村的房子幾乎都是土牆瓦頂，顯得相當破敗。在一排大約有四、五家人毗鄰而居的屋宇正堂中間的神龕上，發現了用紅紙書寫的祭祀牌位（見圖1），中間為「南無觀音佛母北極玄天鎮武上帝之神位」，左書「陳林李馬四殿夫人」，明顯是四位女性神祇。一位40歲左右的男子從屋內走出，我們向其詢問牌匾的事宜。他說，當地每家正堂中都有這種擺設，其原因不明。他姓柳，是梅竹村的大姓，村中還保留著柳氏祠堂。我們在他的指引下找到柳氏祠堂。

村中有三株大約二百年左右的巨大古樹，估計古樹所在地就是當地村落昔日的村口，古樹下斷垣殘壁可能是古廟遺跡。我們在山腳下找到了柳氏祠堂，祠堂大門緊鎖。我們只好上山向一戶正在辦白事的人家求助，村民幫我們找到了掌管鎖匙的、60多歲的柳大爺，在他陪同下山參觀柳氏祠堂，祠堂為四合院，土牆瓦頂，祠堂正中全部擺放著柳家已去世者的牌位。據柳大爺介紹，祠堂一直作為柳氏族人死後放置牌位的地方，山上剛去世的老者也姓柳，安葬後，他的牌位就會放在這裏。在他的記憶裏，這裏沒有舉行過族人筵宴或祭拜活動。祠堂已存在幾百年了，修繕祠堂的經費由族人捐助。柳氏祖墳在遠處山中，沒有舉行過集體的祭拜活動，每年族人都是各自祭掃。當我們問起有關女神信仰時，他說不清楚，但告訴我們村中有一個廟，廟裏擺放著女神像。

在柳大爺的指引下，我們又回到村中，見到村民們正在屋外紮作有關酬神活動的道具。在一戶柳姓村民家中，由一位約30歲的男子接待我們。他說，他正在溫州一帶從事菇類培植，這次返鄉是為籌辦平水王酬神活動。每年冬季農閒，都由一家村民作主，其餘村民幫忙，舉行酬神活動。今年輪到他家，所以特地回家籌辦。他找到村裏掌管廟宇鎖匙的人，並帶我們一起參觀了平水王廟。他們說平水王其實是大禹。從廟中

楹聯看來，廟宇至少在道光年間已不斷修葺。神龕正中擺放著平水王神像，前臺供桌上放著龍母娘娘、八大仙及白鶴老仙三尊神像（見圖2），與大禹神像並排於左邊的為土地神以及另外兩個地方神靈，右邊為李夫人及陳夫人。據村民們介紹，廟裏擺放的龍母神像，原置於村莊附近一座山上小庵中，後因下雨引起泥石流，龍母娘娘的神龕及神像被沖刷到現今廟宇附近，於是村民們就在此建立廟宇。據說，每年農曆五月初十日以後，村裏都會請出龍母、陳夫人及李夫人三位神靈，在附近18個村莊進行遊神活動，每個村莊都有隆重的接神儀式，活動一般要持續數月。他們還說，村民家堂屋正廳所懸掛的紙質神位，是當地民間信仰的主要組成部份。

致於族譜，幾位在場的村民都說有，但由長房收藏，一般不輕易示人。而長房住在梅九村，離我們的所在地有一段路程。但村民們向我們展示了梅竹村珍藏的祖先畫像（見圖3）。據說逢年過節，他們都會把這些掛像拿出來放在正廳中祭拜，每年六月還要拿出來暴曬，以防止霉變。從圖中可看出，這是柳家在咸豐四年仲冬重修的十四、十五及十六世祖先畫像圖，圖中的女性祖先均位於左邊，與傳統社會流行的「男左女右」似乎不一致。

接近上午11時左右，我們告別了梅竹村，沿著山路向另一個村落前進，途中穿越山麓一帶的梯田。這些梯田大多用來種植水稻，水源主要是靠山澗的泉水和雨水的儲藏。散落在梯田中的一些凸起的山包，多為村民的祖墳，一處墳頭上點綴著古樹，墓旁碑刻有「嘉慶十二年」字樣。中午時分抵達山下崇頭鎮東坑嶺腳下，午餐後在當地人吳老先生的帶領下參觀了一座新建的夫人廟，在通往夫人廟的一座石橋上張貼著打醮的告示，上面寫著：「為保太平謹擇本月農曆廿九日馬夫殿法師設青醮謹記奉告善男信女按時來廟求神祐，特此通告。崇夫廟管理會，2009年古九月初日」。我們在半山坡上見到了夫人廟（見圖4）。廟內有一塊光緒十五年間的石碑，上刻有「乾隆二十八年南山夫人殿」的字樣。據此可推斷，此夫人廟至少在清前期已經修建，且有眾多

信徒捐獻香火。進入廟內，四周懸掛著很多香客寫有「馬、湯、陳三位夫人有求必應」的橫幅。神龕中央擺放著三位女神的塑像（見圖5），中間為馬夫人、左邊為湯夫人，右邊為陳夫人。據吳先生說，善信主要向三位女神求平安、求財富及求兒孫。在三尊主神的左右還擺放著土地神和開路先鋒神。不過，廟內不像梅竹村的水口廟，在廟中放有龍母像，也找不到梅竹村村民在家中正堂放置的李、林兩位夫人像。吳先生也講述了一個遷廟故事，即東坑嶺腳下的夫人殿原在南山村，後因馬夫人的香爐飛到現址，所以村民才將南山村廟移建現址。與梅竹村相同的是，每年南山村也要請神出遊，也是遊18個村，活動持續數月。吳先生說，當地有許多關於三位夫人的傳說，每五年舉行一次迎神大會。在距夫人殿不遠的山頂上有一座很古老的和尚廟——武峰寺，至今仍香火鼎盛。

吳先生還給我們介紹了當地人家在中堂張貼的「陳林李馬四殿夫人」的傳說。陳夫人，因生於正月十四日子夜，所以又稱「陳氏十四夫人」或「靜姑」。其父親為道教法師，母親為葛氏。據說，葛氏一天在雨中用手接雨水，因雨水呈紅色，她因好奇而吞服，遂懷下靜姑。林夫人是掌管當地幼孩成長的神。李夫人是宋真宗的西宮娘娘，生下太子，正宮娘娘劉氏因未生太子，於是乘真宗出征，用計加害西宮，李夫人出逃在外18年，其子由八王爺撫養成人，即是後來的仁宗。馬夫人則是為國作出貢獻，被朝廷敕封為「護國平天聖母」。

下午，我們來到崇頭鎮栗溪村。這是一個位於深山中的村落，汽車在盤山公路上吃力地爬行，在一個小水閘邊停下，水閘岸邊就是栗溪村夫人廟。這座廟修建於清代，於民國年間重修（見圖6）。與南山村夫人廟不同，這裏懸掛的香客感謝紅綢緞上只寫有兩個女神名：陳夫人及馬夫人，少了湯夫人。但正殿神龕擺放著的神靈卻十分豐富（見圖7）。後座從左至右的女神為：陳夫人、馬夫人、陳夫人及馬夫人；前座從左至右為：馬天仙及柳仙娘。其中馬天仙為景寧縣神，後請到此處。據村民說，馬天仙是開路先鋒，是

馬夫人的兄弟，又有人說，馬天仙不姓馬；柳仙娘原先在麻洋仙人洞，後請到此處。據村中陳姓老人說，這個夫人廟每年也舉行遊神活動，其範圍也包括了18個村莊，但現在有些村莊已不存在，所以目前只在14、15個村莊之間遊神。2008年重修夫人廟也是以18村名義進行。據村民說，當地沒有崇拜觀音娘娘和王母娘娘的信仰。

有意思的是，我們在栗溪村訪談期間，得知陳姓為大姓，據101歲的陳大爺告訴我們，馬天仙有可能是馬夫人的女兒，馬夫人結婚後，其丈夫姓啥已不清楚。馬大爺還說，當地富裕人家的女性都裹腳，裹腳女人不下地幹活，但可以步行去夫人廟拜神。一般窮人家的女性不裹腳，要下地幹活。馬大爺的母親就有裹腳。他還說，夫人廟至少有四、五百年的歷史。而我們在陳家的正堂中看見了一幅與梅竹村民正堂中一樣的神牌，上面也有馬、陳、林、李四位女神的姓氏。陳大爺說，這是當地漢人家普遍存在的現象。陳家祖屋門前豎立著四根旗杆夾，從旗杆夾上的文字可知，陳家在清末出了一位貢生。陳家長房後裔讓我們一睹了民國年間的族譜，共14冊。

下午在返回縣城的路上，又參觀了位於柘野後山村據說建於唐代的一座寺廟，名曰「景德寺」。據同治《雲和縣志》，卷9，〈寺觀〉記載，景德寺在縣西八里柘野，唐大中年間建，說明了當地的開發至少在唐代乃至唐代以前已經開始。

這次在崇頭鎮進行的田野訪談，儘管時間短，但我們既實地考察了廟宇，也搜集到一些地方文獻。在與當地老人們的訪談中可知，他們對女神信仰的記憶已有變異，如有關神靈傳說的說法各有差異。至於遊神活動，梅竹村、東坑嶺及栗溪村的村民都強調遊神要經過18個村莊，而且每個村莊都建有專門接待神靈的神龕，以供臨時擺放各夫人的神像，神像一般停留在每個村莊的時間都不一樣。遊神一般從四月開始，十月結束。我們在當地的方志和族譜中找到了有關當地遊神的文字表述，使得當地的遊神活動得以清晰起來。

無獨有偶，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鄉村也流行由18村合辦的遊神活動。據朱光文調查，在廣

州市番禺區的北樓鎮大嶺古村建有天后廟及三遷廟等。其中三遷廟供奉著洪聖公、天后、文武二帝及觀音等神祇。解放前，今番禺區的石樓、石基及化龍三鎮轄區（明清屬茭塘司）的赤崗、赤山東、石樓、大嶺、嶽溪及官橋等18鄉（村），每年輪流為洪聖宮舉行巡遊出會，每次巡遊隊伍遊遍18鄉（村）為止。巡遊分接神、出巡及返堂三個程式，巡遊隊伍的出巡排序為：頭鑼、神馬、清道旗、八音鑼鼓、扮色馬隊牌頭、山花羅傘、四人長幡、御林軍、鑼鼓音樂及洪聖公像等，當中的洪聖公是18鄉區域性神靈。主持巡遊需要花費鉅資，購置大量的祭品及製作精美的巡遊工具。⁹

二、石塘鎮和雲和鎮的夫人廟

2010年1月19日，上午，經麗水市青田縣抵雲和縣石塘鎮考察夫人廟。此廟規模與崇頭鎮夫人廟幾乎差不多，位於一個臺地上，左右兩邊各有一棵巨大的古樹，現已被列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從古樹判斷該廟原位於村口。進入廟宇內，正中神龕上排放著夫人神像（見圖8），其左右為其他女神及送子情景像，在正龕兩旁各有一個神龕，塑有坐姿男神像，左為土地神，右為財神。由於附近村民多為外地打工者，問不到當地村民，只好存疑。在該夫人廟內，第一次發現當地村民為了讓孩子健康成長而讓孩子認夫人為親娘，並以文字形式用紅紙書寫張貼在夫人廟內。從這些契約式的認親書中、神龕前的香爐上以及廟內的一些楹聯中判斷，此夫人廟當為馬夫人廟。但廟門頭上的匾額卻書寫著「夫人殿」。這差不多是雲和諸多夫人殿的通稱。也就是說，在雲和縣僅憑藉「夫人廟」，難以判斷廟宇內祭奠的神靈到底是誰？必須進廟考察並詢問當地的年老者，才能知道其所以然。

下午，在雲和縣老街道——解放街考察天后廟。此廟據說為乾隆年間福建移民所建。據已70歲左右的管理者王大爺說，這裏原來就有天后宮建築，位置稍微靠後，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近年來，村民又集資並根據老人記憶中的式樣重修，門外橫額書寫「江天一輯」。門外擺放

著四通舊碑記，均殘破或模糊，只依稀可辨某些內容，如「嘉慶十一年孟秋月立 關文政會田碑」，上有「天后、福仙」二會「聯會置產」、「輪年齊報」等字樣；另一通為光緒十年冬月立「天后聖母」，中有「我祖自乾隆年間由閩遷雲，至吾儕輩地無立錐……聖母三月二十三壽期祭……」等字；還有一通碑頭為「遵批示」碑，沒有立碑時間，但碑文中有咸豐年間的字樣。

隨後去雲和鎮馬鞍山考察龍母宮和感應夫人祠。坐落於山麓的龍母宮，門口書寫著各式與佛教相關的招貼，似乎想表明這裏為佛教廟宇，顯示了民間信仰多元合一的特色。據主持廟宇的一位50多歲的男子說，該廟為雲和縣佔地面積最大的一間龍母宮，但龍母宮的祖庭在夏洞天處。在今天縣城人民醫院附近還有一顆粗大的古樹，傳說為當年龍母和嫂子洗衣服的地方。這座龍母宮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修建的，但原址原來就在廟內的一個山洞中，該洞中有一尊小的龍母像，村民們每逢初一、十五都會到此祭拜。現在的龍母宮正龕上有一尊龍母塑像，且整個廟內就只有這尊塑像，這與雲和境內那些廟內擺放了多位神靈的女性神廟不同。下山後，當地一位80多歲的柳大爺說，龍母為柳氏家族的姑婆，柳家在南北朝時遷入雲和鳳凰山一帶，當時雲和尚為沙灘，柳家始祖為兄弟二人，龍母為弟弟的女兒，誕辰在農曆三月十四日。夫人廟則位於馬鞍山山頂上，我們抵達時已鎖門，廟外牆壁上有不少詩詞，我們在廟門橫匾上看見的不是「夫人廟」等字樣，而是「石達開紀念館」。據說，1858年石達開以夫人廟為指揮軍部，與清軍及當地團練進行決戰，後人遂將此開闢為紀念館。從廟外的文字介紹得知，該廟名「感應夫人祠」。據當地人說，夫人廟裏的神龕上擺放著觀音、湯夫人、李夫人、陳夫人（居中）、馬夫人、林夫人，還有陳夫人的哥哥法通及弟弟法青。可見，這座廟大約以陳夫人為主神，至於這些神靈的功能，兩位受訪者幾乎已經說不清楚。

我們在和柳大爺的談話中，問及當地女性有無纏足的問題時，柳大爺毫不猶豫地說，當地不論貧富，所有的女性都纏足，他的奶奶和外婆

都纏足，女性纏足後都不外出幹農活，主要在家裏從事生育、撫養孩子和飼養家畜。據他說，在雲和縣的地方觀念中，女性地位很低，有很多說法顯示了這一點，如「女人個子再大也不能當官，水牛身子再大也不能耕田」、「爐灰不能築泥牆，女兒不能孝父母」。這一點讓我們比較困惑，一方面是女神信仰明顯具有女性地位較高的嫌疑，另一方面卻又有女性普遍纏足的陋習。

三、沙鋪鄉和大灣鄉的廟宇

1月20日，星期三，早上8時正，由雲和縣旅遊局余局長和文物局張局長陪同下，到距離縣城最遠的沙鋪鄉考察。在經過沙鋪鄉朱宅村村頭時，余局長與村民打招呼，我無意中看見了一座位於山腳下的禹王殿。儘管村莊叫朱宅村，實際上已很少有朱姓人家，這一情況在雲和山區一帶的村莊中頗多見，即一些村莊名為某姓莊，實際上某姓很少，或根本就沒有某姓人家。進入禹王殿，裏面懸掛的許多匾額顯示，這是一座在光緒元年重修的神龕，在正中的神龕上只擺放著坐著的大禹塑像，其形象和穿著與之前在其他村莊見到的明顯不同。在大禹塑像的左邊一個神龕內供奉著土地公公，右邊的神龕則供奉著馬夫人，馬夫人的穿戴也與之前所見的不同（見圖9）。據村民們說，每年於農曆正月及六月舉行打醮活動，由大家集資聘請道士做法事，正月那次是保佑人丁興旺，六月那次是保佑莊稼成長。打醮都在廟裏進行，不會抬著神出遊。另外，家裏如有小孩身體不好，就會到廟裏認馬夫人為親娘，以保佑孩子健康。

告別村民後，我們繼續驅車前往下一站——沙鋪鄉。在沙鋪鄉政府領導的帶領下，我們參觀了位於河邊的禹王廟，當地村民又稱之為「插花廟」。據村民說，之所以叫「插花廟」是因為村民祭拜時一般都以插花形式進行。這一說法或許源於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的記載：「插花廟在縣北三十五里瑞灘莊下，神佚其姓名。遊者必插花其上，故名。案廟屬龍泉縣界，神甚著靈，廟前架石為橋。上有飛瀑。」¹⁰據雲和縣圖書館陳先生於1987年對插花殿的來歷

調查，相傳從前有個皇帝打了敗仗，隻身逃到甌江邊的桃花村，眼看就要被追上。皇帝急切閃進大路邊一幢人家。屋內只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他遂對姑娘說：「外面有叛軍追殺，萬望姑娘救我一命！」姑娘見來人容貌端莊，遂決心救人，她叫男子脫下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自己則生起炭爐，假裝煎藥。叛軍進門後，姑娘以夫君久病在床，請叛軍勿高聲驚擾。叛軍沒有生疑就繼續往前追趕，落難皇帝終於得救。村裏的人聽說姑娘讓一個逃難男子睡在自己床上，且認作丈夫相救，實在傷風敗俗，村裏流言四起，姑娘遂吊死在樟樹坪。不久後，落難皇帝鎮壓了叛軍，登上皇位，想起姑娘救命之恩，便派欽差大臣去迎請姑娘做「護國娘娘」。得知姑娘縊死，於是救命當地修造廟宇，又因姑娘係黃花閨女，聖命不供香火，只以插花祀奉，並御筆親書「敕封護國插花聖母娘娘」匾額。¹¹進入廟內，正中的神龕上並排擺放著馬夫人大禹塑像，但塑像的形式與朱宅村的又不同（見圖10）。在位於正中神龕的兩旁，左邊神龕擺著吳三公塑像，據說，這是流行於麗水市慶元縣的民間神祇，為當地生產香菇的祖師爺，而雲和縣也是主要生產香菇和木耳的大縣，當地的師傅還會到廣西、雲南、貴州及江西等地傳授生產技術；右邊則為土地神。與朱宅村一樣，每年農曆正月及六月，該村也會請道士做法事，全村人都會參加。村民們說，當地女性在過去也纏足，但並非所有。村民們把擺放在廟宇裏的神都叫做「社主」。據瞭解，沙鋪鄉有三百多戶人家，一千多人，每年有六戶人家牽頭在兩個廟做法事，每年三次，每次兩戶，其中禹王宮兩次，龍母宮一次，輪值者稱為「頭首」或「頭家」。現時為止，頭首名單已排到了40年後。

龍母的法事在農曆七月七日舉行，我們在距離插花廟不遠處位於一個由兩條小溪衝擊成的小島上的龍母廟內，看見了該鄉以戶為單位，輪流值年擔任「頭首」的木匾，上面的排年已到2042年。七月七日的祭拜源於歷史上的乾旱求雨，人們要抬著兩尊擺放在龍母廟內的小龍母塑像在全村遊神（見圖11），抬出去遊一天，然後放在村

中心臨時搭建的神庵內，供村民點燭燒香祭拜，每個村莊放置一個月，直到立冬後再抬回龍母廟內。廟內的一幅楹聯寫著：「著跡懸崖天上興雲布雨，宮鎮鯉魚溪中分港合流」，時間為光緒三十年冬月吉旦，弟子項紹章敬酬，男希芬、希香，孫壇金、朝堅、朝堃、朝奎，玄孫宗祥、宗福、宗海、宗火、宗水、宗斌，曾孫德茂、德盛重修。在龍母塑像前的香爐上刻有「柳氏仙娘」四個大字。遊神活動一般在晚上舉行，人們抬著龍母塑像，舞著點著燈火的龍在村裏活動。據村中項氏老人說，遊神時使用的龍，其口中含著的龍珠很珍貴，若某人家要求子，就要把龍珠請回家掛在夫妻床前，直到懷孕為止。在沙鋪鄉，我們亦參觀了正在修建中的項氏祠堂，門楣上寫著「項氏宗祠」四個大字，在祠堂內排放的各祖先牌位中，最早一塊的時間為咸豐六年冬月。另外，項氏尚保存了《項氏家譜》。

中午，我們驅車離開沙鋪鄉，抵達大灣鄉葉馬岱自然村，在一戶位於山上的徐姓農家家裏用餐。因為老徐家殺豬請客，當地人幽默地稱之「享豬福」。老徐家有一位88歲的老婆婆纏過足。當地富人家的女兒纏足，窮人家則不一定。文獻方面，徐家藏有新修的《徐氏宗譜》。據說，該自然村有單獨的夫人廟供奉陳夫人，廟內的神像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們下山路過位於河岸旁的葉馬岱村陳夫人廟，裏面有三個神龕，中間為陳夫人，左邊為土地公，右邊為黃老仙（求平安）（見圖12）。該村與大灣鄉還共用一間禹王廟。午餐後前往項山村考察（該村現已無項姓），村頭山澗幾棵老樹巍然屹立，當地村民說這是村裏的風水樹，沒人敢砍伐，否則會招災。在古樹包圍之中有一座仿古瓦屋的馬夫人廟。正殿上一字坐著的神祇，由左至右為：土地公、馬相公、馬夫人、魯相公及元帥相公，也有說是吳三公（見圖13）。馬夫人為主神，端坐中央，是村民祈求平安及財富的神祇。馬相公是馬夫人的父親，據說是保平安及保豐收的神祇，香爐上刻有「民國念九年」字樣。有意思的是，當地乾旱時，並不會抬著馬夫人遊神，而是抬著在山上白鶴仙師廟中的白鶴仙師在整個村莊巡遊一圈。在

距離馬夫人廟不遠的山坡上，有一座用石塊壘堆的、類似墳墓的神龕，當地人說是禹王廟，這是我們在雲和從未見過的沒有廟的神祇，周圍幾棵古老的樹木意味著這座土壇有著悠久的歷史，周圍有鄉民上香和燒紙的痕跡。我們在村委會小憩一會，看見村委會牆上掛著「外來媳婦之家」招牌。原來當地政府幫助困難戶成為培育食用菌的能手，這些人很多跑到四川、貴州及雲南等地工作。這些外出的師傅在外地傳授經驗的同時，又將外地媳婦帶回村裏，這些媳婦因來自於邊疆民族地區，所以該鄉少數民族的數量立即上升。項山村居民現大多為余姓，村裏保存著新修的《余氏族譜》。

下午，我們又到大灣鄉葉山頭上村考察，在距離村莊不遠的一個山包上有一座五顯大帝廟，廟內的牌匾有「民國二十二年孟秋月穀旦立」字樣。據管理廟宇的老人說，五顯大帝為五兄弟，老五武功高強、法力高，在廟裏單列神龕。每年六月，村民都會抬著老五的塑像在村裏遊神。由於時間關係，來不及考察該村的馬夫人廟，但據五顯廟的管理者說，馬夫人廟裏由左至右擺放著五位神祇：土地公、湯夫人、馬夫人、觀音及盧相公，該廟宇則建於清代。

傍晚時分，抵達大灣鄉的林山下村，這個村莊共有四座廟，我們先考察了平水聖王宮，儘管是一座很大的廟宇，但裏面沒有一尊神像，只有一個類似項山村那個用石頭壘砌的神主位而已，上書「當宮廟主大王平水聖王之位」。位於山上的觀音廟，是筆者在雲和縣所見第一間以觀音命名的廟宇，大門石額上模糊地殘留著「慈航普渡」字樣，裏面除了正中為兩尊觀音塑像外（見圖14），尚有土地公、陳夫人宮，但後兩者僅有牌位，並沒有塑像。之後考察龍母廟，發現這座廟宇很大，神龕上擺放著多尊龍母塑像（見圖15），其中的小塑像都是龍母行宮像，供村民們遊神時所用。神柱楹聯「百年蘋藻沾餘澤」，落款「宣統元年孟冬月」，另一邊看不清。龍母是求雨之神，每當遇到乾旱時，村民們就抬著龍母出去遊神祈雨，廟內存放著抬放龍母的神轎，還有出遊時的舞龍道具，以及羅傘、神牌、龍頭、

刀叉等遊神儀式中的道具。其中兩個神牌顯示為「龍母仙娘」、「霞玩聖跡」，落款皆為「民國七年戊午歲冬月吉旦」。這些道具，使我們聯想到珠三角地區的遊神儀式，誠如上述朱光文介紹的有關番禺大嶺古村的遊神儀式。因天色已晚，只好放棄參觀該村的土地廟。

我們下山後，進入大灣鄉政府用膳。飯後在鄉幹部帶領下，我們打著手電筒在漆黑中考察水口處的「禹王廟」。廟內的屋脊樑柱上寫有「旨大清同治七年歲口戊辰仲秋月吉旦（村莊名，不清晰）二村全立」，神龕正中塑有大禹坐像，裏面尚有土地公及吳三公，右邊的神龕則擺放著陳夫人像，在陳夫人身邊站立了兩位女性，一位身背孩童，一位則手抱露出生殖器的小男孩，帶有明顯的送子意味。但我感覺這尊像不是陳夫人，似為龍母像，而且塑像前懸掛的條幅也暗示了這一點（見圖16）。據陪同人員介紹，此廟在歷史上為大灣鄉與另一鄉共有，所以樑柱上才有二村全立的字樣，後來那個村莊併入了大灣鄉，就成為大灣鄉獨有。但目前該廟又為大灣鄉與葉馬岱鄉共有。據說，某年，葉馬岱鄉民在馬夫人廟祭祀時，奉祀的犧牲中有一頭已被屠宰且剝光了毛的豬，在晚上居然跑到了大灣鄉的禹王宮內，所以葉馬岱人認為這是神的旨意，於是入夥禹王宮。每年六月，禹王宮舉行兩次法事，先由大灣鄉進行，一個星期後再由葉馬岱鄉進行，完全分開獨立進行，互不參與。據陪同我們的鄉領導介紹，大灣鄉人口十分稀少，土地（山地）眾多，至今也是雲和縣人口最少的鄉，約2,000人。每年禹王宮祭祀時，鄉民都要請當地的道士到場做法事，而這些道士一般都是雲和附近的人，其職業以世襲形式承傳。道士在每場法事中可以得到200至300元人民幣的報酬，以及祭祀時的犧牲。道士將這些東西拿回家後，會先用其祭拜設在家中的祖師牌位，然後才可食用。除了聘請道士設壇做醮外，還會專門請人在廟內誦讀每家每戶每人的名字以及土地、房屋的分佈和數量。因為必須逐一誦讀，所以很耗時間，一般要二、三天才能結束。鄉民們對此十分重視，每逢祭拜日，即使身處外地也會請假回鄉參加，所以此時村中的人口

最多。晚上回到旅店，雲和縣旅遊局余局長送來了光緒《田坑楊氏族譜》。

四、赤石鄉的龍母（夫人）廟

1月21日，下午，我們冒雨驅車前往雲和縣傳說中龍母升仙處——赤石鄉的麻垵夏洞天。在停車處，我走進一戶農家，再次在其堂屋中間看見與崇頭鎮鄉村相似的「華堂集慶」及其各路神靈的紙質牌位，不過在文字上則有些不同，正中書寫「本堂高出香火祖師北極玄天真武上帝正神」，左邊為「陳林李氏三殿夫人」，右邊有「敕封馬氏天仙夫人」。村民對此也不知其然。沿著崎嶇山路，冒雨走了40分鐘，終於到達夏洞天，第一座廟宇為保送娘娘廟，看護廟宇者也不知這尊娘娘到底是何方神聖，只知是保送娘娘，是否保送子嗣，也不清楚。從神靈的塑像來判斷，應該主要是送子娘娘，與大灣鄉水口禹王廟的陳夫人神像相差無幾，這尊保送娘娘的身邊也站著兩位侍女，也是一位背著孩子，一位抱著兩腿岔開、露出生殖器的小男孩。但有人在廟內的求神旌旗上寫著「柳氏仙娘」的字樣。這一點為筆者懷疑大灣鄉水口禹王宮內的陳夫人為龍母提供了證據。據說，保送娘娘這座廟宇最初修建在同治年間。

龍母宮位於夏洞天懸崖峭壁下一個碩大的山洞內，據說建於明代。據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援引嘉慶舊志記載：

沙冷鋪有柳氏女，臨溪浣衣，吞龍卵而孕，產一子狀貌異常兒。越月，晨起告母曰：三日後，當與母俱去。至期，雷雨交作，見一龍繞屋盤旋。乘之騰空而逝。土人遂塑像於夏洞天，以祀之，稱為「龍母」，禱雨多驗。¹²

卷7，〈祠祀〉又稱：「柳姑廟在縣西三十五里夏洞天，祀東仁坊柳氏，即所稱『龍母』也。」¹³而東仁坊原名「沙冷鋪」，康熙二十九年被知縣林汪遠更名為「東仁坊」。其實，柳姑廟完全依據天然而成的石洞建立，洞內有一尊新造

的、高大的龍母像，前面則有一尊很小的泥塑龍母像（見圖17），專門供人們在天旱時抬出去祈雨，用來抬龍母像的轎子皆放在保送娘娘廟內。這裏與馬鞍山下的龍母宮一樣，都只擺放單一的龍母像。據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記載：

夏洞天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麻洋，一名仙人洞。沿坑窄徑入二里許，懸崖峭壁，雙峙如門。中石峽龍湫百尺，噴薄下注。岩下瀆澗瀾法，名「柳姑潭」。岸側，石室天成，不施椽瓦，高丈餘，廣容二百人。遊者欲詣其洞，必涉波捫壁而前。相傳為龍母所居，禱雨輒應。¹⁴

下山時，我們在麻洋村採訪了80歲的季大爺。他說，在乾旱季節求雨時，龍母仙娘就會被抬出來遊神，而在求雨的高峰期，一個晚上有七、八個村莊的人會前來求雨。因此，廟裏有很多用泥土做的龍母小神像，而抬龍母的轎子也很多，以滿足不同村莊請神求雨的需要。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援引嘉慶十一年出任雲和知縣陳治策的〈勸力稽文〉記載：

雲邑山多田少，不憂水而憂旱。顧本縣數十年來，統觀東南省郡，凡旱都不在春時，即在四、五月者亦絕少，雖有不為害。大概亢旱多在六月及夏秋之間。若春時浸種布秧，趕早十日、八日、三五日，便可脫離此厄。¹⁵

一般把龍母抬到村莊後，在村中心設立祭祀點，供村民上香祭拜，等豐收後再把神像送回廟內。除了雲和縣抬龍母祈雨外，附近的松陽、龍泉及景寧等也會到此抬龍母祈雨，因為這個地方是傳說中的龍母成仙之地，所以特別靈驗。他還特別提到龍泉安寧鎮的居民多在每年農曆五月初九日來祭拜，而當地人則在初一、十五來燒香祭拜，男女都可以到保送娘娘廟祭拜求子。龍母的誕辰日是農曆九月初一日。據季大爺說，季家於

清代康熙時從景甯縣季山頭遷來雲和縣的。他告訴我們家裏藏有族譜，拿出來給我們看時才發現它並非族譜，而是一部光緒初年由季家祖先抄錄的《靈識詩簿》（夏洞天立）。

由於是雨天，傍晚6時多，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離開麻洋時，在村口處一顆古樹旁坐落著一座馬夫人廟，據說這是近年來村民們為了祭拜方便而集資從張畝村的馬夫人廟分香建成，格局與張畝村馬夫人廟一模一樣。由於廟門緊鎖，無法窺見其中內情。只好在黑夜中拜訪了張畝村馬夫人廟，該廟前面是一條河流，廟的下方則有一座石橋。廟內的神龕上擺著的神靈由左至右為：吳三公、平水王、馬夫人及土地公。看來這是以大禹和馬夫人為主神的廟宇。

五、傳說與文獻中的女神及遊神活動

12月26日，我們到雲和縣圖書館拜訪陳館長，他多年在雲和從事地方文化研究，考察和搜集了不少文獻，陳先生慷慨地將一些文獻贈送與筆者。在和陳館長的交談中，他給我們講述了有關雲和縣一些女神的傳說故事，茲整理如下：

關於馬夫人的傳說有很多，如景甯縣關於馬天仙的籍貫就有青田縣人、山西省人、（景寧）大均人及龍泉縣人等說法；至於雲和縣的馬夫人則為唐朝陝西人，其父馬四郎有七個女兒，前六個女兒或出嫁或病死，最小的馬七娘在母親死後，和父親一起從陝西逃荒到雲和，後又到景甯鷓鴣橫山嶺下開荒種地。18歲時，由父作主許配給鷓鴣村魯相公。馬七娘對婆婆很孝敬，父親死後，丈夫又在外謀生，她以幫別人紡線賺錢奉養婆婆。馬夫人還熱心幫助鄉民，傳說馬七娘有一次渡河遇到大水，就用雨傘倒撐當船。時有擔藥客半仙元賽也要過渡，七娘要求元賽將藥分給當地村民，才答應幫他過河。魯相公一直在外謀生，並練就一身武藝，後被唐朝皇帝任命為抵抗外番的副先鋒。據說七娘常托夢暗中幫助魯相公殺敵，當魯相公得勝回朝，遂向皇帝奏報敕封馬七娘為「護國馬氏天仙」。魯相公後被玉皇大帝封為大元帥。至今，有些馬夫人廟中還置有魯相公及元賽公像。

湯夫人相傳為北宋徽宗年間汴梁人，湯家有二兒一女。湯夫人小名妙元。小時在野外誤食仙丹而得仙道，弟弟也沾了仙氣。金兵破京城，湯家逃難到青田縣沐鶴鄉開荒，後改名湯坑。妙元17歲那年大旱，她用法術求雨種田遂升天。南宋康王趙構南渡臨安登基，要造宮殿，但缺少木料。妙元用法術運來幾萬根木料，其中一根大木上寫著四句詩：「我本青田湯坑人，小名妙元修煉真。顯靈運木幾萬根，為造皇宮助中興。」宋高宗遂敕封妙元為「靈應神女惠澤夫人」，為其建造夫人殿。湯夫人在雲和及景寧一帶流傳頗廣，畚族有《湯氏夫人歌》，至今傳唱不衰。

陳夫人原名靜姑，傳說為福建古田縣人，其家世代為法師。某年，因蛇妖作怪，鄉村瘟疫流行，陳夫人的大哥陳法通，因鬥不過蛇妖而被吞吃了。靜姑立志替大哥報仇，決定上黎山學法斬妖，學成後與蛇妖在海邊鬥法，終把蛇妖打敗。

在雲和縣的女神傳說中，只有龍母是地道的本地人，是柳家的姑婆。柳姓是雲和縣早期的幾個大姓之一，相傳在該縣城東街柳家，一日有姑嫂二人在後溪洗衣，小姑誤食從水面飄來的一隻彩蛋而懷孕。一天夜裏因肚痛昏厥，醒來時腹中空空。之後每晚總有一小男孩來吃乳，每到天亮就不見蹤影。某夜，柳姑娘執意要孩子答應讓她看一眼。對方請她在滿月當日中午時分一個人坐在中堂，放一裝滿清水的木桶於跟前。正午時分，忽然天昏地暗，雷電交加，大雨瓢潑，一條金光閃閃的小龍從天而降飛進柳府，盤在廊柱並把頸伸進水桶，頭向著柳姑娘朝拜。柳姑娘嚇得昏死過去。不久，風停雨歇，姑娘也不見了。其家人最後在離雲和縣城30里的麻垵村附近的岩洞裏找到了柳姑娘和小龍。柳姑娘說：「我現在是龍母娘娘了，你們為我修一座廟宇，有急事只要在香案前說一聲即可」。柳家遂在街上造了一座殿宇，塑柳姑娘金身，殿門匾額「龍母宮」。柳家子孫稱「龍母娘娘」為「柳姑婆」，稱「龍母宮」為「柳姑婆殿」。小龍住的洞叫「龍兒洞」，裏面有很多柳姑婆塑像。從此以後，每逢天旱，村民都去龍兒洞迎「柳姑婆」回家求雨。據說，柳姑婆被抬到那裏，雨就下到那裏。

1月21日晚，在旅遊局人員陪同下拜訪了當地88歲的王老先生，據說他是當地的文史通。茲將我們與他談話的內容整理如下：

馬鞍山夫人廟建於南宋，內有馬夫人（孝女）、陳夫人（除妖）、林夫人（治麻痘）、李夫人（因難產死，死後成神保護產婦，即送子）及湯夫人（管農業）。其中陳、林及李夫人，為後唐時期福建莆田人；馬夫人亦生於唐代，原為北方人，小時候因逃荒而到雲和；湯夫人為景甯人。此外，在雲和的赤石、雲和城西門都有媽祖宮。雲和鎮在元朝前尚是一片荒灘，到了元朝才進入開發階段。王家的一個祖先在街上建立了「興王街」，加上後來的梅家及劉家在這基礎上繼續延伸，雲和鎮才得以繁榮起來，並將馬鞍山夫人廟遷到縣城西門。夫人廟很大，上為夫人殿，下為觀音廟。解放後，西門夫人廟被毀。當地還出現了專門演夫人戲的班子，一般在正月表演，每五年舉行一次迎夫人大會，官民同樂，組織者叫「紐」，意味著通過此將全縣百姓扭結在一起。當時，雲和縣有12個「紐」，還有六個鋪，一個鋪有一個「欄街」，每個欄街都有一個小廟，用於遊神時臨時放置夫人的塑像，然後開始演戲，時間大約三天，上演的劇目內容則由「紐」決定。一般來說，紐可由單姓組成，也可由多姓組成。雲和縣有很多福建移民，所以雲和也有很多福建的神靈。原因是三藩之亂時，耿精忠軍隊在雲和駐紮三年之久。耿精忠戰敗後，其從福建帶來的軍隊紛紛逃到雲和山裏，與百姓混雜而居。由於雲和地多人少，這些已落籍的福建人通過書信等形式將親人招徠，並把家鄉的神祇也帶入雲和。因此，康熙以後，雲和縣有八成的居民都是來自福建。

筆者在雲和考察期間，於12月26日和1月21日兩次到雲和縣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文獻。在雲和縣地方文獻部的門口擺放著一口宋代雲和大慶寺的大鐘，落款有「大宋紹興四年甲寅歲十二月十六日鐘匠婺州華懷，弟宗斧手樓收」。檀越的姓氏主要有：梅、葉、項、趙、徐、王、吳及梅氏二娘，涉及的金額以「貫」為單位。據雲和圖書館地方文獻室的管理員梅小姐和張小姐介紹，

地方文獻室主要收藏雲和縣的地方文獻，僅族譜就有60部以上。我們第一次在館內查閱了道光、光緒、宣統及民國時期纂修的《梅氏族譜》、嘉慶《柳氏族譜》、民國《王氏族譜》及康熙、嘉慶《葉氏族譜》四個大姓族譜。1月21日再次到雲和縣圖書館，在圖書館拍攝的族譜有《豐源劉氏族譜》、《木垵劉氏族譜》、《箬溪楊氏族譜》、《箬溪梅氏族譜》以及清末民初雲和人魏蘭的《畚客風俗》、《浮雲集》、《括蒼金石志》和《景寧縣志》。此外，還在雲和縣檔案館查閱了光緒《司前柳氏族譜》。雲和圖書館還藏有目前存世的兩部《雲和縣志》，一為康熙三十一年刻本，共五卷，由林汪逮修，柳之元等纂；二為咸豐七年修、同治三年續修刻本，由伍承吉修、塗冠續修，王士鈞纂的十六卷本。

筆者查閱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記載：

感應夫人廟：舊在縣南二里馬鞍山，本馬天仙廟，祀唐孝婦馬氏。始建之年無考，後遷通福門外（即今阜安門）。增五代閩中女子陳氏、林氏，改今額。廟有明鐵香爐二：一為正統八年（1443），民人李仕鹿酬；一則嘉靖四十三年（1564），縣丞葛繼所舍也。案：孝婦即護國夫人馬氏，今景寧縣人，事詳《李陽冰碑》，見《景寧縣志》。陳氏，名靖姑，閩古田縣人，〈十國春秋〉云：靖姑，陳守元女弟也。嘗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嫗，飯之。遂授以符篆，驅使五丁。永福有白蛇為孽，惠宗召靖姑驅之。靖姑斬蛇為三。詔曰：蛇魅行妖術，隱淪後宮，誑欺百姓。靖姑親率神兵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為「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為舍人。林氏未詳。

從這一史料中可知，「馬夫人廟」又名「護國夫人廟」。最先祀馬夫人，後又增加陳夫人、林夫人。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記載

了當時雲和境內以護國夫人廟命名的廟宇分佈：「一在縣北十五里穀村，一在縣東三十里小順莊，咸豐六年（1856）建；一在縣東南六十里孫畚莊，廟內有古柏一株，大三十圍，高五、六丈許，蓋明以前物也；一在縣東四十里雙港莊。」當然，民間社會的叫法各不相同，且隨著時間推移，叫法也會變化，比如馬鞍山夫人廟，原本叫「馬天仙廟」，康熙二十九年雲和知縣林汪遠還為此撰寫了〈重修馬天仙廟序〉：

雲邑城西有馬天仙廟，不知創自何年。士若民皆為予言：天仙靈甚赫，禱必立應。前此邑因水災賴仙以免。夫神仙不知果有與否？大抵天地間，凡存心救濟，有功德於民，即皆天堂中真仙活佛。越俗信鬼、吾姑與言仙。十洲、三島、九霄、十二樓、瑤宮、瓊闕，皆天仙之府。殘邑荒廟，破瓦朽楹，胡為居此。予觀邑人致歲時祈報之誠者，惟是香一炷、楮一束、果一盒、杯酒、碗飯，而神亦歆焉。仙之廟祀，幾百年食報止此。至大災大患，必群籲請拯，仙若處心同患，必為去災去患而後已。仙居此亦苦心哉！余吏茲土，與殘黎同茹荼蓼。聞前此大旱、蝗蟲連年不息，即為之預祈於神，幸風雨時若。而夏間偶有麻痘之災，孩童夭亡者以十數。余心惻焉，為請天仙救濟，約率眾修廟以謝，已而果應。夫天仙逍遙天上，何往不適。而留心驅災捍患，百求百應。以知古今之為仙為佛，大抵皆苦心救濟漢子，若夫茹芝、餌松、闢穀獨善。此自了漢，何足語天堂上人。嗟乎！雲邑彈丸僻壤，窮苦荒殘，即天仙廟食此地，且苦心為民分憂，況吏茲土者乎？廟宇興廢，天仙何足為損益。然余有約矣。余之約，凡為雲民也，吾不食言，爾民蒙神庥者，尚無負德，無忘報以成余之不食言。¹⁶

明清時期，雲和縣盛行遊神活動，而且多以夫人神為主，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志〉記載：

俗佞神信鬼，病者不問醫藥，專事祈禱。巫覡鳴笳鼓，唱俚語曼聲徹夜，鄉落尤甚。遠近敬事護國夫人及順懿夫人。五歲迎神報賽，沿街演劇，鼓吹喧闐。鄉落或四年一舉，謂之大會。¹⁷

該志接著記載了當地文人柳翔鳳所書寫的〈迎神瑣聞記〉。這一文章在民國辛未年（1931）重修的《司前柳氏宗譜》卷7中也有記載。茲錄族譜記載如下：

邑有迎神之舉，由來舊矣。今西門夫人廟，神輿木刻有宏治五年款識，或即始於前明，未可知也。其制以戊癸之年〔正剛按：戊癸疑有誤。但原文如此。〕十月初吉，昇廟中馬氏、陳氏、林氏三夫人並二四相公像，巡閱邑城，分十二紐，九姓人承值。各就市店陳設行宮，供張演劇，以次而遍。其選班則用七夕。紐姓人各備牲醴禱於神前而後定。先期有白旗者遍詣城鄉。香火座前喃喃如巫氏語，得米如千斛，半歸廟中醮事之用。至期迎神過紐，必先鳴金於市，白旗偕戲子、巫人俱就紐家供給。此皆各紐姓祖宗創之，子孫因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或曰此淫祀也，甚可廢者也。然餘見近日梨園有演夫人戲者矣，麗邑西鄉有唱夫人詞者矣。敘述遺事，俚俗皆知，即郡邑城菱山有護國馬夫人廟，太平坊有順懿陳夫人廟，萬象山南園有管痘林夫人廟，各有奉祀之期。菱山以七月七日，太平坊以正月十四日，南園以九月十九日，皆有燈會，誠所謂神靈之在地無處不有者也。云自前明立廟以來，邑民並受其福久矣，抑又聞之縣置於明景泰三載，繼閱

成宏，號稱富庶，伏臘飲蠟之餘，宜有報賽之舉，計惟糾合數姓人聯為紐，次庶出入守望友助扶持親睦之風，答神庥培里俗胥於是乎，在其稱為紐者，意即鄉鄰風俗和洽，紐結不解而為是名耳。自昔以列於十二紐者為土著，頭紐前巷陳姓、二紐縣前梅姓，於神到紐之夜，必設鼇山、燈彩、古玩，觀者填街塞巷，夜闌方散。三紐橫樓柳姓，四、五紐街頭單姓祝姓、何姓，六紐下宅梅姓，七紐下街柳姓，八紐中街王姓。例粧飾台閣迎神歸紐，是日，街市駢闐鼓鉦喧聒，邑人預招集姻親，屆期展玩。九紐楊姓，十紐司前柳姓，十一、二紐下街吳姓、王姓。餘懼茲事之失傳也，聯綴舊聞作為斯記，使知權輿之所自焉。¹⁸

在這篇關於祭拜女神的文章之後，該族譜還收錄了同為柳翔鳳撰寫的〈迎神會歌〉，同樣表達了當地遊神時的熱鬧場景：

七夕星期牛女宮，邑人雞酒開神封，西成初征華黍豐，雙輝椽燭啟簾櫳，人影雜還地不空，巫師卜筮蒙復蒙，夫人靈感聽最聰。請神示期出繡幃，梨園寫戲皆高工，十月之交精誠通，彩衣來迎光熊熊。霜華逼寒蟄土蟲，冬無苦雨堪呼崇，同巷夜績停相從，有約觀劇息微躬，歌聲舞態何熙雍，但有歡伯無惱公。盡亡衣單心以恫，豪家樂贈台閣重，鍍金鞵錦條紅絨，仙童姹女一笑同，頭紐八紐雙頭紅，更選瓊兒騎玉驄，珊珊明珠懸當胸。誰云文士文在中，舒華不美初日蓉，元英樂酒拇戰沖，古意本為酬神功，五靈十界祥雲籠，扶迎報賽如禋宗。十二紐中百歲翁，皆大歡喜尤天鐘，山城百里荷慈鴻，民氣和樂彌虛沖。吾宗忝係柳河東，十度迎神閱歲終，牲醴前陳稽首

恭，昔日所貽無終窮，子厚詩吟罔不
龔，親鄰里黨敦醇風，美哉曷敢歌邶
鄘，日照仙掌寒暄融，三冬餘暇健筆
雄，神弦再奏音隆隆。

柳氏族譜中提及的雲和縣遊神活動始自明朝設縣之後不久的說法，在同樣記載了遊神活動的梅氏族譜中，得到了大致的回應，而且介紹了「紐」之拜神經費的來源。有關記載可參閱光緒《箬溪梅氏宗譜》，卷15，〈遺跡〉，現節錄如下：

夫人廟賽會附：西門外舊有廟，祀護國夫人馬氏、懿順夫人陳氏、靈應夫人林氏，俗以戊癸之年迎三位夫人暨二四相公神像，就市鋪設行宮演劇賽會，會聯十二紐，紐分九姓人，二紐六紐皆梅姓，今六紐下宅（在沙冷鋪）之梅無系，惟二紐係我縣前梅氏。自明弘治後，迄今三百餘年，累世相承不改厥制，蓋祀神之禮兼有率祖之仁焉。案舊譜稱，本族夫人廟報賽，五年一次，前則按戶派捐，今則揭公費用，殊非長策云云。近雖稍為變通，然如到紐之夕，供張燈彩古玩，僅得租田二石八斗，別無餘貲，仍須揭公湊用。若神案陳設則分房承辦，舊譜謂公用派費以三分為率，靖真公房一分，靖觀公房一分，餘房合一分，均多潤寡，尚為權不失宜。至戲飯臺燈分派，五年內娶婦生子者供給，第貧瘠之戶猝遇此會竭蹶萬分。後之賢而有力者，倘能亟籌經久，厚集多貲，如舊譜所云另為一款，立法世傳，則貧戶既免受累，而此舉之率循祖制報答神庥者，或不憂其廢墜云云。

1月21日中午，在旅遊局人員的陪同下，我們拜訪了一位居住在雲和縣城75歲的柳大爺。他說，雲和縣城的龍母廟裏有一通碑刻，講述龍母的故事。據說，南來北往的商人就用紙將碑文拓

下來。在江海之上經商時，一旦遇到風浪危險，只要把托有龍母碑文的紙張取出來燒一張，立即就會風平浪靜。柳大爺還讓我們拍攝了他保存的《下街柳氏族譜》（1963年纂），內有一則光緒年間有關〈柳氏龍母仙娘乩盤降筆雲〉的資料，如下：

神靈啟：洞天波及兩坊光，故里祀事崇沙嶺，恩覃四境樂熙春，我乃夏洞天守瑤童子，今有何事去請娘娘。嗚呼，難同者時也，難強者數也，昔氏之居於此也。家有壯丁六十餘口，至今安在哉。氏本河東舊家，長伯名茂榮，次伯名茂華，三名茂棠，即氏本生父也。叔名茂枝，兄名紹裘，次兄紹箕，弟紹賢，四弟紹能。氏生於至大庚戌三年三月十四日辰時，至泰定甲子元年，氏十五歲有龍孕在身。父家法頗嚴，在外生理，甫及回家。母以實告，幸有長伯及左右鄰人知氏素性好佛，並無苟且之事。至十八歲時，忽一日腹內疼痛難當。在光天化日之下，忽有金甲神，身長二丈，護氏房門。並黃龍繞樞，聞空中有笙簫鼓樂之聲，瞥然間，霹靂一聲，龍從空降，將氏盤於空際，負於四都，即今之夏洞天是也。當是時也，長伯、次伯、父、叔以及伯父之子：紹廣、紹芳、紹正、紹統、紹緒、紹敬、紹恩、紹仁、紹禮、紹智、紹信；孫曰民、曰利、曰亨、曰林、曰周、曰忠、曰質、曰文、曰夏、曰春，尚有孫女等。氏亦不盡記憶，氏之姐妹十六人，氏之長姐，名如菊，次名如蓮，氏名如蘭。伯父之女名如瓊、如瑤、如佩。二伯之女名如顏、如玉。四叔之女名如幹、如楨、如明、如慧。伯叔兄弟姐妹一家，共有四十餘人。來氏之洞府，能見不能言。今之子孫不意催殘，一至於此極也。去年幸有梅杏村之子，克承厥志，重新廟宇。此事總由黃建章、梅敦艮極力重建廟宇，

方能完竣。本從邑侯，有意贊襄，方成斯舉，否則難矣。……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歲中秋月國學生陳若江騰。

據余局長介紹，雲和縣現有14個鄉鎮，其中梅源梯田所在的沙鋪、雲豐、黃源及崇頭四個鄉鎮最為密集，夫人廟則遍佈全縣各鄉，幾乎每村都有。茲據雲和縣圖書館陳先生的調查及筆者兩次赴雲和縣城鄉調查所見，將現存的夫人廟列表如下：

雲和縣現存夫人廟一覽表

地點	名稱	建築年代
安溪畚族鄉黃處村	馬夫人殿	道光十九年(1839)
木樨花村林斜村	夫人殿	道光三十年
上村村	夫人行宮	道光十年
赤石鄉張畝村	馬夫人廟	乾隆年間
麻埠夏洞天	夫人殿	明代
庫北	夫人廟	
崇頭鎮砦鋪村	夫人殿	咸豐十年重建
崇頭村	夫人殿	乾隆二十八年(1763)
栗溪村	馬夫人殿	嘉慶年間
大灣鄉林山下村	龍母仙宮	光緒三十四年
林山下村	觀音廟	
葉山頭上村	馬夫人殿	
葉山頭下洋村	馬夫人殿	光緒二十四年
項山村	馬夫人殿	同治八年
葉馬岱村	馬夫人殿	
沙鋪鄉林山村	馬夫人殿	光緒十四年(1888)
林山村林岱村	湯夫人殿	光緒三十二年
朱宅村	平水王宮	光緒元年
沙埔村水口	龍母廟	光緒三十年
沙埔村	馬夫人殿	光緒十四年
回龍山(田坑)	夫人殿	
石塘鎮雙港村	夫人殿	清代
雲豐鄉後垵村	馬天仙宮	道光十一年
雲和鎮河坑村	夫人宮	光緒四年(1878)
程宅澗口村	夫人殿	乾隆年間
解放街	天妃宮	乾隆二十六年(1761)
沙溪村	仙母宮	嘉慶三年(1798)

馬鞍山	龍母宮	
馬鞍山	夫人廟	明代
局村	禪岩寺 (內有夫人像)	
雲壇鄉包山村	夫人殿	光緒二十年
仙姑岩	仙姑廟(沈夫人)	
霧溪鄉坪垵崗村	馬夫人廟	
緊水灘鎮龍門	插花殿	
黃源鄉	龍母仙宮	

六、山區開發與女神信仰的一點思考

通過兩次對雲和縣六個鄉鎮夫人廟的實地考察後，結合所見文獻以及當地的傳說，腦海中形成了一絲想法：雲和縣的開發至少自漢代已經開始；西漢武帝時已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因朝廷在此區域的控制力較弱，於是將居民遷往江淮間；東漢時建立回浦縣；五代以後，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向南轉移，江浙一帶已成為人口密集區；唐代宗大曆四年(769)設立麗水縣，顯示王朝對該地區加強控制，也預示著當地人口的增多；明景泰三年，雲和單獨設縣。據康熙《雲和縣志》，卷1，〈沿革〉記載：

春秋戰國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屬東甌國。至武帝以遐阻難撫，徙厥民居江淮間，而空其地。後遺民漸出，乃立為回浦縣¹⁹，屬會稽郡，……晉屬永寧郡，又改為永嘉郡，隋初廢郡為括蒼縣，又改為括州，又改為永嘉郡。唐復為括州，屬江南東道。大曆四年以犯太子適名，改為麗水縣，屬處州。宋因之。元屬處州路，明為麗水縣浮雲、元和二鄉，厥地依山阻水，間有嘯聚之徒，景泰壬申，巡撫孫公原貞上疏，以辟邑宏化請，乃開立今縣，割麗水二十一都至二十九都分置坊郭一都至九都，共編戶五十三里，仍隸處州府。縣設在鳳凰山麓元和鄉，歷故明二百年無改。²⁰

據此可知，歷史上的雲和縣曾分屬於浙江和福建管轄，這也決定了其文化明顯兼具閩浙文化

特點。據同治《雲和縣志》，卷2，〈疆域〉記載，唐宋時期，當地聚集著梅氏、柳氏、王氏、陳氏、葉氏、沈氏及吳氏等大戶人家。這些家族擁有各類功名，與王朝國家關係密切。其中梅家在當地威望最大，在雲和管轄的浮雲鄉，以梅字開頭的「莊」有：一都西坑（附楊梅壟）、二都梅壟、三都梅九、梅源（附埠頭後）、五都梅家源、梅山（分內外二村）、六都梅山根、七都梅灣（附金竹崗）。而元和鄉所轄二都則無梅字開頭村落。而現今的梅源梯田或許就是梅家開發山地的遺跡。

應該說，唐代是雲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境內人口不斷增多，梅家已成為地方望族，同治《雲和縣志》，卷8，〈古跡·塚墓〉記載：「唐工部尚書梅系墓，在沙冷橋頭南園，尚書李昌之銘其墓。」原書按：「《梅氏家乘》稱李昌之撰尚書神道碑文，凡六百九十字。所書事蹟，與正史多不同，甚似誇飾以示觀美者。碑舊在大慶寺，今已無存。」²¹至於唐武甯侯梅瑱墓則在縣西八里柘野後山茶園。梅系在現存的雲和縣志中均排在人物志第一位，如康熙《雲和縣志》，卷4，〈人物〉記載，梅系為坊郭中街人，唐僖宗、唐昭宗時，官至檢校工部尚書，昭武軍節度使。²²梅瑱，同治《雲和縣志》，卷12，〈人物志〉所記載的第二個人物，為坊郭人，仕唐僖宗朝，「以破黃巢復駕功，累遷散騎常侍御史經略節度使大將軍，加封武寧候兼知樞密院樞密使。致仕歸，歿後，屢顯靈應，鄉人立祠祀之。宋嘉熙初，其裔侍御史杞、鄉進士一飛請於朝，賜福勝廟額。」²³這些記載至少顯示，梅家在唐代已經成為雲和地方大族。

從唐代開始，神靈信仰也在雲和逐漸興盛起來，據同治《雲和縣志》，卷9，〈寺觀〉記載，該縣「寺觀半昉於唐，紺宇琳宮，足為溪山生色。詳著於籍，自有不與劫火俱銷者。歷舉舊聞，參以新得。即已廢者，亦備錄之，覽者作古跡觀可矣。」開篇記載的為大慶寺，由梅系所建，「大慶寺在開甲門內，舊為迎恩門，龜山北麓，舊名龜峰寺，唐大中二年（848）工部尚書梅系建，宋改為垂休禪院，明萬曆六年（1578）知

縣蕭淵修，改今名，為迎春接詔之所。」道光初年，由梅系後人梅鏡堂再次重修擴建大慶寺。又有景德寺在縣西八里柘野，「唐大中初建。有元至順四年（1333）圓明普覺大師舍田碑，僧妙峰撰。」此外，尚有妙巖寺在縣西南五里湖上，唐開成間（836-840）建；延福寺在縣西35里，唐咸通二年（861）建；永福寺在縣東40里張村錦屏山麓，唐咸通二年建；大福寺，又作「多福寺」，在縣南五里葉村上，唐乾符元年（874）建；清修寺在縣西八里沙溪，唐中和二年（882）建；還有惠力寺在縣東35里石塘嶺上，唐景雲二年（711）建，這一寺廟是記載中最早的寺廟。²⁴

隨著寺廟在唐代雲和縣的不斷建立，夫人廟也隨之出現。明代萬曆時纂修的《括蒼匯紀》記載，唐代縉雲縣令李陽冰〈護國馬夫人廟記〉中說「里人共立祠以祭之」。我們一時無法查閱到《括蒼匯紀》，但李陽冰撰寫的廟記在雍正《浙江通志》卷225中亦有記載，全文如下：

護國夫人馬氏，括蒼下邑鷓鴣灘人也，灘出鶴溪，源深水紆，山高路阻，猿獠紛紛，虎狼相尾，自仙居之，異獸屏蹤，仙跡既往，而井存焉。肅宗上元間，連歲苦旱，郡守太子率更令司馬公遣吏與二老抵祠。所致享禮，吏未旋踵，合境告足。公異之，乃復命二老至黃堂問仙姑始終出處之跡。二老曰：某兒時聞諸故老云：仙家貧，事姑孝，工辟轆機杼事，以致養其家，距鶴溪百餘里，晨往夕返，以羹與姑，如始出釜甑，然水潦泛溢，船斷槳摧，輒倒持其傘以自載，望之隱隱若雲霧間，人莫有知者，後莫識其所往。忽里人見之井所，自言名在仙籍鄰邦，令為我祠。我其福汝，由是里人共立祠以祭之。於時鄉人為戎卒者，事仙益謹，遂立邊功，得美官，以陰府助國疏神善，告諸當路者聞於朝，乃賜命護國夫人。陽冰時為縉雲令，並記之，以示不朽。因為之歌曰：鷓山蒼蒼，鷓水茫茫，陰府助國

兮，於時彰彰，福我鄰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日月而齊光。

李陽冰本人的生卒年不詳，應為唐中後期人。從他描述的唐肅宗上元間（760-761），地方官員因為旱災，率眾祭拜馬夫人祠，可以推測，馬夫人祠至少在此前已經建立。時人尚不完全瞭解馬夫人，以致有「兒時聞諸故老云」的說法。但至少到唐肅宗時期，祭拜馬夫人已在當地相當流行。有意思的是，馬夫人祠是應馬夫人要求而建立的。所謂「護國夫人」只是因為當地鄉人因出征戍守得到神佑，才上告朝廷而敕封她為護國夫人。

然而，李陽冰描述的馬夫人故事，並沒有被後來的士人完全接受。康熙甲午年（1714）景甯士人潘可藻撰〈馬孝仙傳〉，則將馬夫人的出生年定位在五代後晉石敬瑭在位的天福五年（940），與李陽冰所述相差200年左右。全文如下：

後唐長興年間（930-933），江南秀州華亭縣白馬山下馬氏，著族也。有馬二公者舉壬辰（932）進士，授沔陽尉。石晉篡帝位，遂棄職歸田，配盧氏，未育，無嗣。夫婦好善樂施，盧忽夢三台星飛入口，吞之遂有娠。天福五年庚子七月，生女名五娘。壬寅十月，生次女六娘。開運二年甲辰，季女七娘生焉。三女並有異姿，七娘尤出塵表，時天下大荒，盜賊蜂起。詔起公守晉陽，遂與盧舅同棄產，避地溫之瑞安縣，疊徙羅陽百丈仙居諸鄉，公以疾卒。舅氏攜眷屬求深僻處居之，乃入青田至二都雙港口渡河，七娘幼女墜水下游數里，居人李九拯救之。盧兄妹尋覓不獲，溯流而上，至十三都鷓鴣村，見嶺後岩壑幽僻，誅茅結庵而居焉。後李九亦訪知女家，送七娘至，喜出望外。值歲荒，母見女咸及笄，欲為許字，三女咸矢志不嫁，以女工膳母。宋建隆元年庚申，七

娘出村傭績，得米二升，歸至庵後山趾石徑，左右有兩岩壁立如門，遇異人黃冠霞服跣坐門側，熟視七娘，謂之曰：汝有異骨，當登仙道，遂授以修真法子丹一粒。服之，身忽輕舉，須臾可百里。村之上下皆榛莽鮮居人。一日至沔鶴溪為人紡績，主家以魚餉之，持歸奉母。至家猶熱，母不信，傾之屋側小湖，至今水色如羹。自是日從沔鶴溪往返為常，偶歸渡大均，值水漲無船，遂浮傘以濟，有負販葉大郎適至，見而異之，求附渡。七娘曰：我傘不勝，汝棄擔上物則可。大郎知非凡女，但愛篋有采花不忍置，取其一插於鬢旁，乃附傘以濟登岸。大郎禮拜願為衛從，今其像必簪花，有所自云。比建隆三年七夕，七娘獨登庵後橫岑之巔，有岩轟然若獅頭昂嘯，躡足飛升而去。後人旁構小閣，肖騰雲像於壁上昭靈躅也。飛升後，兩姊精修日進，功滿後五娘著仙靈於閩之松溪仙岩，六娘著仙靈於甌之瑞安羅洋，皆昔所經寓故地也。兩處居民咸祀奉之，贊曰山以仙名，人以地靈，仙去在天，永庇兆民。嘗寓廬山謁馬仙祠，見壁間黏記一篇，惜文辭鄙俚。特備序芳躅而為之傳，至其靈異，已見李陽冰碑記，茲不贅。康熙甲午可藻識。²⁵

按照潘可藻的說法，景甯縣民建立馬夫人祠是在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而馬夫人姐妹三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護佑百姓，且都受到當地百姓的祭拜。

通過對雲和縣女神崇拜的調查，基本可以確定，除了龍母為當地神靈外，其餘的都為外來者，「所有這些女神的故事都表明，她們來自福建或廣東。可能是來自福建的移民，於17世紀，遷徙到浙江南部拓荒，帶來了這些故事。」²⁶這些民間傳說與黃教有著某種聯繫，而黃教與女神崇拜有緊密的關聯，女巫通常比男巫更具統治地位，其巫術表演主要是祈雨。艾博華的說法，

顯然可以得到歷史文獻的支持，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記載：

平嶺廣穀，邑多可耕之土，惟田多勃壤不注水。耕農又罔知瀦蓄。夏早逾旬日，鄉民輒禱諸神。群往麗邑下莊，昇護國夫人像入城，投牒官長，行禮而去。城中設壇，有司昕夕偕士民步禱不應，則昇順懿夫人像，或詣婁狗山、仙瀑岩、夏洞天諸處，取龍入城，虔禱如初。再不應，則該禱於阜安門大士閣焉。²⁷

史料中的護國夫人為馬夫人，順懿夫人為陳夫人，夏洞天為龍母宮。仙瀑岩也是女神所在地，據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記載：「在縣東南二十里沈村，一名龍女濼，土人呼仙姑岩。相傳沈氏有女，幼慧通靈，比卒，嘗見形山巔。岩前細瀑飛流，人行其下，呼曰仙娘借路，水輒飄出路外。否則渾身俱濕矣。歲旱，祈雨多驗。上有龍女庵。」²⁸而婁狗山雖非女神，但也是祈雨之場所，「在縣西北三十里，形似臥犬……傳有白鶴翁仙蛻於此。……下有井，泉不竭。旱禱回應。」²⁹在項山村考察時已知當地村民抬著白鶴仙師祈雨的傳說。可見，在雲和縣境的女神，在旱災時幾乎都被動員起來抗旱，而抬神出遊往往都伴隨著巫術活動。

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就是雲和縣分佈著許多大禹廟，當地人稱之為「平水聖王」。大禹是傳說中的治水英雄。而治水是因洪澇災害。這與人們祭祀女神以求降雨的功能恰好相反。宋代這一地區已流行祭拜平水王，但有關說法也有多種，據嘉定刻本陳耆卿纂修的《赤城志》，卷31，〈祠廟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記載：

平水王廟在白鶴山西，祀西晉周清。俗傳：清以行賈，往來溫台，俗呼周七郎，娶臨海林氏女，俄棄杵化龍，與女皆不見。後有遇之彭公嶼者，遂祠之。大中祥符九年，以顯異於溫，賜今封。

按諸邑皆有祠，今不盡載。俗又云：此夏禹廟，廟在江濱，舊傳潮自南來，雖巨潦，至廟下必退，近廟田無水患，民德而祠之。³⁰

這裏記載的是周清及大禹兩位神祇，前者與龍有關，但沒有明說和水有關；後者則顯然與治水有關聯。明萬曆刻本《溫州府志》，卷4，〈祠祀志〉記載的平水王則是永嘉的周凱，事蹟如下：

橫山周公廟在廣惠坊，俗稱平水王廟。洪武初，詔定廟號，歲二月朔致祭。學士宋濂記略曰：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臨海屬邑曰永甯、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蛇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乃白於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於海。……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沉，民咸懼於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弓發矢，大呼沖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屍祝之。逮入國初，詔禮定議為橫山周公之神，仍命守土臣，歲修祀事。³¹

據上述史料，筆者推測，傳說中的兩位周姓人物，後來在民間傳說中，漸漸被民眾將其與大禹混為一人。雲和的平水王祭拜應與洪澇災害有關，據同治《雲和縣志》，卷15，〈祥異〉可看出，明代有四次祥異，其中有兩次是「大水」，如萬曆三十六年(1608)大水，「溪水高數丈，縣前、浮雲街陷二里許，壞民屋五百餘間。三都壘鋪山崩，壞民田廬，壓傷男婦四十餘人。」清代水旱災害12次，水災佔八次，一般都發生在夏季，都給民眾帶來巨大的災難。³²而方志所記載的，畢竟是有影響力的水災。因是之故，鄉民們都於六月祭拜大禹。

筆者將兩次赴雲和縣考察女神的經過較詳細記錄於此，意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關注民間信仰的學者走進這一區域開展研究。雲和及其毗鄰地區出現的眾多女神信仰，確實令人驚訝。筆者以為，這一區域的女神信仰，可能與福建女神信仰有諸多關聯，也可能與當地畚族民眾的信仰有關；女神信仰既與山區社會經濟發展有關，也與區域間的人口頻繁流動有關。明清時

期，雲和縣民間遊神活動進入高潮，而主持遊神的「紐」，顯示了當地的大族及士紳對地方資源的控制。這些大族及士紳對地方社會經濟，乃至官府的行政運作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此外，民間傳說中的女神與文獻記載中的女神在源頭和內容上存在不少互異的地方，這一現象的緣由，也頗值得認真研究。我們將會繼續開展雲和女神信仰的深入研究。

註釋

- ¹ 2009年11月24日下午，雲和縣旅遊局座談會記錄的雲和縣圖書館館長陳惠民講話。
- ²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六號《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南京：1932）。《景甯文史》第四輯，1989年重印。
- ³ 陳惠民，《帶蜜的山花》（香港：天馬出版社，2007），頁68-79。
- ⁴ 《中國民間文化》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頁39-92。
- ⁵ 〈浙南汀州村考察記〉，《嘉應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 ⁶ 康熙《雲和縣志》（康熙三十一年刊本），卷1，〈疆域〉。
- ⁷ 《箬溪梅氏宗譜》，卷8，〈藝文〉，梅士超撰，〈司前柳氏宗譜序〉。
- ⁸ 同治《雲和縣志》（同治三年刊本），卷3，〈山水〉，陳治策，〈示殖山文〉。
- ⁹ 朱光文，〈廣府傳統的復原與展示——番禺大嶺古村聚落文化景觀〉，《嶺南文史》，2004年，第2期。
- ¹⁰ 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
- ¹¹ 2009年12月26日下午，在雲和縣圖書館訪問陳館長，蒙陳館長贈送其歷年調查報告的電子板。
- ¹² 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
- ¹³ 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
- ¹⁴ 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
- ¹⁵ 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陳治策，〈勸力穡文〉。
- ¹⁶ 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
- ¹⁷ 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志〉。
- ¹⁸ 民國辛未年重修，《司前柳氏宗譜》（柳兆元修，柳培輯，民國二十年錫類堂木活字本），卷7。
- ¹⁹ 據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地理門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記載，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武帝遣嚴助發兵往救，閩越引兵去。東甌乃舉國徙江淮間，以其地為回浦縣，屬會稽郡，為東部都尉。
- ²⁰ 康熙《雲和縣志》，卷1，〈沿革〉。
- ²¹ 同治《雲和縣志》，卷8，〈古跡·塚墓〉。
- ²² 康熙《雲和縣志》，卷4，〈人物〉。
- ²³ 同治《雲和縣志》，卷12，〈人物志〉。
- ²⁴ 同治《雲和縣志》，卷9，〈寺觀〉。
- ²⁵ 同治《景寧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12，〈藝文志〉，潘可藻撰，〈馬孝仙傳〉。
- ²⁶ 艾博華，〈浙江南部的女神文化〉，載陳惠民，《帶蜜的山花》，頁78。
- ²⁷ 同治《雲和縣志》，卷15，〈風俗〉。
- ²⁸ 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
- ²⁹ 同治《雲和縣志》，卷3，〈山水〉。
- ³⁰ 陳耆卿纂修，《赤城志》（嘉定刻本），卷31，〈祠廟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³¹ 明萬曆刻本《溫州府志》（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卷4，〈祠祀志〉。
- ³² 同治《雲和縣志》，卷15，〈祥異〉。



圖1：梅竹村民屋宇正堂中間的神龕上，用紅紙書寫的祭祀牌位。



圖2：梅竹村平水王廟內的龍母娘娘、八大仙及白鶴老仙三尊神像。



圖3：梅竹村村民收藏的祖先畫像。



圖4：南山村東坑嶺半山坡上的夫人廟。



圖5：南山村東坑嶺夫人廟內擺放在神龕中央的三位女神塑神。



圖6：栗溪村夫人廟。



圖7：栗溪村夫人廟正殿神龕裡的神靈塑像。



圖8：石塘鎮夫人廟裡正中神龕上排放的夫人神像。



圖9：朱宅村的禹王廟裡，右邊神龕裡所供奉的馬夫人像。



圖10：沙鋪鄉禹王廟裡，正中神龕裡並排擺放的馬夫人大禹塑像。



圖11：在沙鋪鄉小島上的龍母廟裡的龍母塑像。



圖12：大灣鄉葉馬岱村夫人廟裡所供奉的陳夫人塑像。



圖13：項山村馬夫人廟正殿所供奉的神像，由左至右為土地公、馬相公、馬夫人、魯相公及元帥相公。



圖14：林山下村觀音廟內所供奉的觀音塑像。



圖15：林山下村龍母廟裡所供奉的龍母塑像及多尊母行宮像。



圖16：大灣鄉水口處的禹王廟所供奉的陳夫人像。



圖17：赤石鄉麻洋夏洞天龍母宮所供奉的龍母像及前面的泥塑龍母像。

史料介紹——《新安客籍例案錄》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友人陳永海所藏的這本《新安客籍例案錄》，有一段比較特別的文本歷史，須首次交代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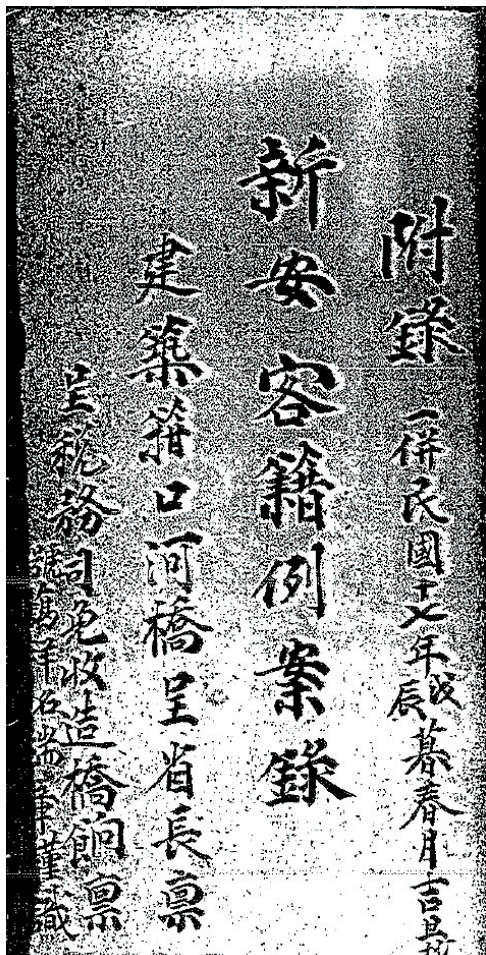
這本《新安客籍例案錄》，有嘉慶十五年（1810）序，可知寫成於是年，鄧超然序言「編成案錄，付之刻版」云云，可知原本應該是個刻印本，但現在這個版本是個鈔本，是陳瑞光於民國十七年（1928）編纂的鹿頸村陳氏族譜的附錄，陳永海將該附錄之影印本交給筆者。附錄內還有〈建築箝口河橋呈省長稟〉（民國十七年〔1928〕寶安縣「各約紳陳尚仁、李作新」等所撰）、〈呈稅務司免收造橋餉稟〉（原文不見，參見書影）。

《新安客籍例案錄》的「新安」，是指清朝廣東廣州府新安縣，即今深圳、香港地區；「客籍」指清朝科舉制度內一項特殊的生員名額，為新安縣內非土著人士而設立，把「新安客籍例案錄」翻譯成現代中文，相當於「新安縣非土著人士爭取設立『客籍』生員名額的文件彙編」。要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須從清朝初年沿海地區的「遷界」政策談起。

清朝自順治十八年（1661）起，為圍堵台灣鄭氏勢力，在沿海地區實施「遷界」政策，勒令沿海百姓遷移內陸。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施琅平定台灣後，才「詔沿海遷民歸復田里」。¹廣東雖早於康熙七年（1669）就已結束「遷界」，但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二年在全國沿海地區全面撤銷「遷界」政策，無疑進一步刺激了內陸人民遷移沿海地區的趨勢。

可是，清政府的移民政策，與其教育政策不相配合，一方面，清政府鼓勵百姓移民到沿海地區，但另一方面，卻要求這些移民返回原籍地考試。這種政策，不僅為已移民沿海地區的百姓造成莫大不便，更創造出「客籍」身份，強化了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為爭奪科舉資源，新安縣的「土著」，也樂得利用清政府規定，以訴訟方式阻止新安縣「客籍」子弟在當地讀書。《新安客籍例案錄》記錄了「客籍」人士為爭取在新安縣學讀書的權利而展開的訴訟，牽涉的時段，上溯乾隆十六、十七年間（1751-1752），下迄嘉慶七年（1802）底，最後以清政府同意在廣州府學設立「客籍」生員名額、讓新安縣「客籍」子弟讀書而告終。清政府的理由是，新安縣與廣州府相距300里，新安縣「客籍」子弟加入廣州府學，應該不會與新安縣學內的土著生員發生衝突。

新安縣「客籍」人士不僅接受這項安排，還



在廣州城內設立「同德試館」，作為自己子弟考試的旅館。同時，新安縣各處「客籍」人士，也紛紛抄錄《新安客籍例案錄》這本對於他們來說意義重大的文獻，收入家族文書及譜牒之中。

作為新安縣客籍人士編纂的訴訟文書，《新安客籍例案錄》當然有鮮明的立場。但是，新安縣客籍人士的這一面之辭仍然是相當寶貴的史料，因為它讓我們瞭解到18世紀新安縣客籍人士與土著之間的矛盾、雙方的訴訟策略與訴訟過程、以及當時新安縣客籍社群的狀況（例如四千多戶客籍人士、其中有田產契約可查者四百多戶、即客籍村莊名冊等）。陳永海亦早已撰寫論文，介紹《新安客籍例案錄》的內容，並探討近代中國歷史上「客家人」這種話語的形成。²

《新安客籍例案錄》除嘉慶十五年（1810）之序言外，還有14份文書，第一份文書，是梁德恭以「廣東廣州府新安縣童生」的身份，代表472名客籍童生，於嘉慶六年七月廿三日（1801年8月31日），向京師九門提督呈遞的稟狀，要求准許他們以「客籍」身份就讀新安縣學。這宗訴訟，驚動了兩廣總督、廣東布政司、廣州府知府、禮部及廣東學政等衙門，以梁德恭訴訟勝利告終。第十份文書，是梁德恭繼訴訟勝利、客籍人士獲准在新安縣以客籍生員身份讀書之後，向廣東學政遞交的稟狀。稟狀指出，廣東學政既然讓惠州府及瓊州府生員一同參加歲試及科試，請求廣東學政讓新安縣客籍生員也參加這「二合一」考試。這份文書的時間為「嘉慶 年正月廿一日」，鑒於之前一份文書的時間為「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則這份文書的時間很可能就是「嘉慶八年正月廿一日」。在第十份文書之後，是四份附錄，分別記錄新安縣客籍村莊的名字（這份客籍村莊名冊，正好可以用來與新安縣康熙版及

嘉慶版客籍村莊名冊相對照）、以軍籍身份進入廣州府學的26名生員的名字、乾隆元年取消軍籍之後以民籍進入新安縣學的3名生員的名字、及從嘉慶九年道至道光九年以新安縣客籍生員名額進入廣州府學的生員的名字。

事實上，各個社群爭奪科舉名額，或競相遊說政府調整科舉政策以打擊對手或便利自己，是明清時期的「日常風景」之一。康熙《兩淮鹽法志》就記載了明末山西和陝西籍商人與新安籍商人就設立「商學」而爆發的紛爭；江西萬載縣的土著與棚民，也在清朝中葉就學額問題發生紛爭。而正如《新安客籍例案錄》內容顯示，除新安縣之外，在廣東境內，新寧縣和東莞縣也發生過「客籍」子弟讀書的紛爭。清政府作出的裁決，為各處「客籍」人士密切留意，新安縣「客籍」人士在嘉慶七年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就是援引新寧縣和東莞縣的「成案」而達到的。³

以下為《新安客籍例案錄》的原文，並附五點說明：

- 鑒於該書為十幾份文件的彙集，編者除標點原文外，亦將原文各份文件編號。
- 原文為鈔本，共71頁，頁8行，行23字，有斷句符號，但沒有頁碼。編者於原書換頁之處，以「▲數字▲」表示，例如，▲33▲代表該書第33頁。另外，亦根據內容需要，適當分段。
- 擡格、頂格、空格以示尊敬，是古書常見的格式，該書亦不例外，為便利閱讀起見，一律省略。
- 凡該書提及紀元年份之處，即附上公元年份。
- 該書原來文字，以楷體表示；編輯說明置於括號內。

註釋

¹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7，〈聖祖本紀二〉，頁213。

² 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載劉義

章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5-45。

³ 參見謝宏偉，〈棚民、土著與國家——以清中期江西省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為例〉，

《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有關明清政府以戶籍規限科舉之途的問題，亦請參見拙作，“Reaching out for the ladder of success: ‘outsiders’ and the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Siu-keung Cheung, Joseph Tse-hei Lee and Lida V. Nedilsky ed., *Marginalization in China: Recasting Minority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21-34.

《新安客籍例案錄》

▲1▲……況值文治覃敷，車書一統，普天士子，孰不吐氣揚眉。嘉慶六年，諸君有叩關之議。余與梁君其壽，遂欣諾曰：「昔者愚公心誠，可以移山，壯士長歌，猶將貫日。（疑有闕文）典有有志，胡不竟成」。爰公（疑有闕文）明（疑有闕文）行有則江子紹淇（疑有闕文）十四日動程。七月二十日（疑有闕文）▲2▲九門提督隨移解本省制台公辦。次年五月，其奏果宸聰遠達，呼籲能通。幸蒙曠典下頒，重開文化。此一役也，無論京途迢遞，風濤雨雪，險阻備嘗，而慷慨公門，儒林生色。數十載之沉冤可洩，九萬里之雲路能開，力莫大焉。然傳有之：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亦幸諸公經理在下，協力同心，共襄厥美。▲3▲此或氣運之當開，而實人事之極得也。今者珊瑚幸有鐵網之歸，翡翠豈無金籠之選。所願各鄉英俊，爭自濯磨。上欣蒙聖天子施育之恩，下不忘諸首事爭勝之力可耳。余老矣，返念前此之艱辛之遭際。爰為編成案錄，付之刻版，俾後儒覽此而知此士籍之開，半（「半」疑為「不」之誤）由于易易也。

▲4▲嘉慶十五年（1810）歲次庚午孟秋上浣，鄧超然題于步雲齋書舍。

例案錄序

韓子曰：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念余等客人，隸籍新邑。前代進庠，相安無事。一旦為土著阻抑，不獲觀光者三十餘年，此誠文運否塞之嘆也。幸而嘉慶六年，▲5▲蒙聖恩特開客籍，一視同仁，使吾輩讀書，共進

文明之化，齊登仕進之階，韞玉山輝，裒（疑有闕文）不亦休哉。惟是數十年，例案由之而（疑有闕文）據。盤根錯節，辛苦備嘗，苟年遠無徵，何以得伸蠖掘之勞，與夫後人遭際之樂乎。爰合（疑有闕文）書，以垂永久。余故編而存之，且誌一言

以為之慶云。

▲6▲嘉慶庚午（1810）桂月曾光華南垣氏顯于清溪書室

計開各鄉首事姓氏

徐芳遠 沈聯芳 鍾天球 梁錦新
陳文鳳 梁超成 傅人欽 葉章
鄧以堯 葉開超 周文郁 池天
葉喬然 李廷奠 鄧超然 曾光華
李（疑有闕文）

▲7▲客籍例案錄 曾南垣編次

目次

- 一 文童梁德恭呈九門提督大人詞
- 二 九門提督大人移次文
- 三 文童陳文鳳呈總督大人詞
- 四 文童江滋生等呈布政司大人詞
- 五 廣州福府大人詳文
- 六 布政司常大人詳文
- ▲8▲七 總督覺羅大人咨覆全文
- 八 禮部覺羅大人奏章
- 九 學院大人姚宗師行文
- 十 呈姚學臺請考詞
- 十一 附錄客籍各村鄉名冊
- 十二 附錄廣州府學軍籍諸生姓氏

十三 附錄新安學民籍諸生姓氏

十四 新安客籍撥府進庠諸生題名錄

▲9▲一 文章梁德恭呈請九門提督大人詞

具呈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童生梁德恭，年四十三歲，為瀝訴沉冤，懇恩准奏開籍以廣作養事。

竊思朝廷設例，冒籍騎考有禁，年例未符有禁。從未有百餘載之居民，先有考而後竟無考者也。緣新安僻處海隅，康熙初土廣人稀，奉文招墾軍田。童等高曾祖，由江西、福建及惠（州府）、潮（州府）、嘉（應州）等處，洗產陸續來新，承招墾軍田，或置民業。康熙五十五年（1716），奉例開設軍籍，文武學額四名。▲10▲童等祖父由軍籍進庠者，則有梁元材、李雲等二十七名可據。雍正十三年（1735），學院王裁併軍民通考，慮客童無稟保考，仍着本籍附生認保。入試時由民籍進庠者，則有洪君度等三名可據。

嗣因生齒日繁，考童漸眾。乾隆十六、七等年（1750-1751），土廩鄭觀成、文蔚等，慮佔學額，指為客籍，倡首橫攻。蒙前列憲行閱查覆，寔無原籍可歸。趙、沈、楊三縣主詳議，應歸新安考試，有案確據。奈土廩吳廷玉等，復鼓眾疊阻不休。於乾隆三十三、四等年（1768-1769），擺舞前縣鄭，借新寧客童之案，混詳強撥。不思來▲11▲新百餘年，傳世四五代，原籍久棄，安得有籍可歸。況久住之新安，尚不准考，豈久曠之原籍，誰肯容考乎。所以雖有撥歸之名，究無可歸之寔。自後十餘年間，童等屢次呈考，只有行縣查詳，而縣主瞻徇依舊，瞞覆不恤。

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新寧客童蒙前都察院大人奏准開籍。童父梁國勳，念均屬盛朝赤子，前已援例而強撥，今亦當一視而全仁，復懇前列憲照例開籍，已行縣查覆。經前縣朱、陳、胡沿鄉查寔烟戶廬墓，核對契券稅畝，隨即扃門試考，童生寔有四百七十二名。復閱▲12▲查原籍，並無伯叔兄弟，田園室廬，亦無回籍騎考等弊。覆結確寔。三易縣主，五次申詳。奈土著

等詭計百出，擺弄府衙書吏，延擱舞弊，矇蔽憲聰，詳文屢到屢駁。又經十餘年，竟無定案。

伏思全為貢賦之民，誰甘獨外作人之化。如謂童等為冒籍，則世居百餘年，進庠數十人，學冊可稽也。謂童等有原籍，則世遠年湮，親族田產俱無，覆結可憑也。謂人民尚少，則烟戶五千餘，軍民糧米千餘石，冊籍可考也。屢屢查覆，事事確鑿，而輾轉呈控，案積如山，何竟不得沐同文之治也！恭逢▲13▲皇上菁莪造士，棧樸作人。現廣州屬邑，龍（門縣）、增（城縣）、清（遠縣）、花（縣）客童，悉蒙收恤。即粵東商旗，尚開學額，獨新安四百餘童之屈抑，垂涕向隅；四十餘載之沉冤，觀光無路，只得跋涉來京，瀝情上叩。懇恩准奏宸聰，定例開籍，俾得有門上進，則山陬海澨，羣沾文治之光，而說禮敦詩，共慶風雲之會矣。切赴欽命九門提督大人爵前，伏乞恩准施行。

嘉慶六年七月廿三日（1801年8月31日）進呈

▲14▲二 九門提督大人移咨文

查入籍考試，自應一定章程，毋許冒濫。今廣東廣州新安縣人梁德恭所控，原祖雖係長樂，但在新安入籍，居住多年，該縣土民稱為客籍。且現有准考之人，今該縣不准伊考試各等情，其所控是否與例相符，必須該省詳查明確。將應（疑為「一應」）梁德恭所遞原呈，咨送兩廣總督，秉公辦理。仍將如何寔結緣由，咨回本衙門可也。

▲15▲三 呈總督大人詞

具呈廣東廣州府新安縣童生陳文鳳、江滋生等，呈為叩咨開籍，以伸士屈事。

切童等高曾，于康熙年間，由惠、潮、嘉、閩等處，奉文招墾軍田，陸續來新居住，年歷百餘，代經四五，烟冊可據。前開軍籍，後歸民籍，學冊可稽。奈自乾隆十六、七年（1751-1752）以來，始則鄭觀成、文蔚等，倡首橫攻，繼則吳廷玉擺弄阻抑。致前縣鄭借新寧之

案，混詳強撥，遂致應考無門，含冤日久。

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新寧客童，蒙前都察院大人奏准開籍，童等念均為屬邑士民，前已援例而強撥，今亦當一復而俱復，因請前列憲照例開籍。蒙行縣查覆，經前朱、陳、胡三縣主，沿鄉查清烟戶廬墓，核對契券都圖，隨即烏門試考。童生寔有四百七十二名，復關查原籍，並無可歸岐考等弊。覆結詳文，事事確鑿，案存炳據。奈土著妬阻不休，復擺書吏，舞弊延擱，矇蔽憲聰，屢詳屢駁。又經十餘年，竟無定案。

童生梁德恭不已，于本年進京，七月內抄案，呈控提督府大人，蒙咨回公辦。欣逢▲17▲仁憲，德被五羊，恩覃兩廣。網不盡之珊瑚，無遺滄海；栽無言之桃李，盡在公門。斷不忍童等百年戶籍，難尋一線觀光，只得聯名上叩。懇恩弔案卷詳文、並前縣查寔烟冊、試考原卷、原籍覆結，驗明確辦，照例開籍。咨覆題奏，俾得上進有階，庶數百年之屈抑，共荷栽培，四十載之沉冤，頓開天日矣。切赴宮保中堂兩廣總督大人爵前，伏乞恩准施行。

嘉慶六年十一月廿三日（1801年12月28日）呈。

廿七日（1802年1月1日）批：仰東布政司秉公查議詳奪。

▲18▲四 呈布政司大人詞

具呈廣州府新安縣童生江滋生、陳文鳳等，呈為懇恩提案親辦，詳覆開籍，以廣作養事。

切童等高曾於康熙初，奉文招墾，由惠、潮、嘉、閩等處，洗產來新，居住歷百餘年，生齒日繁，現計烟戶五千餘，軍民糧米千餘石，烟冊可據。康熙五十五年（1716），特開東莞、大鵬兩所，原有文武學額四名，由軍籍進庠者二十七名。迨雍正十三年（1735），歸併軍民全考，進庠者又有三名，學冊可稽。

奈自乾隆十六、七年（1751-1752）以來，始則▲19▲鄭觀成、文蔚等，倡首橫攻，繼則土厲吳廷玉擺弄阻抑，致前縣鄭安借新寧客童之案，

混詳強撥。嗣後屢經呈考，均依樣矇覆，不恤垂涕向隅，歷年已久。

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新寧客童，蒙前都察院大人奏准開籍，童等念均為屬邑士民，前已援例而強撥，今亦當一復而俱復，因請前列憲照例開籍，蒙行縣查覆。經前朱、陳、胡三縣主，沿鄉查寔烟戶廬墓，核對契券都圖，隨即烏門試考，童生寔有四百七十二名。閱查原籍，並無可歸岐考等弊。覆結詳文，事俱確鑿，案存炳據。▲20▲奈土著妬阻不休，復擺書吏，舞弄延擱，矇蔽上聰。五詳五駁，又經十餘年，案延莫結，下情不能上達，啞受情寔難堪。

童生梁德恭不已，於本年進京，七月內抄案，控提督大人，現咨督憲部堂公辦。茲蒙轉發仁憲，驗明覆奪。只得聯名上叩，懇恩俯恤偏枯，深憐冤屈，提齊案卷詳文、及前縣查寔烟冊、試考文童原籍覆結，親辦開籍，俾得咨覆題奏。庶百年戶籍，得一線觀光，山陬海澨，羣沾文治之休，家絃戶誦，共沐作人之化矣。切赴▲21▲欽命廣東布政使司大人爵前，伏乞作主施行。

嘉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02年1月3日）呈。

十二月初三日（1802年1月6日）批：候行催委員會審，擬議詳奪。

五 廣州府福府尊大人詳文

廣州府福，會仝南雄府，審看得新安縣客童梁德恭赴九門提督呈請添設客籍學額一案。

緣梁德恭原籍長樂縣，因康熙十三年（1674），新安縣復界之後，地廣人稀，招徠異籍▲22▲民人，佃墾地畝。該童始祖梁自宏，于康熙十五年間（1676），携眷來新安，在土名草莆子地方居住，耕種軍田。其時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閩省漳、汀各府屬民人，亦各先後踵至就耕。康熙五十五年（1716），開設軍籍，該縣大鵬、東莞兩所，額取文武生員共四名，當有客童梁元材、李雲等二十七名，陸續進庠。嗣于雍正十三年（1735），奉文裁汰，軍籍歸併軍民

通考。復有客童洪君度等三名，取入縣學。

嗣後客民生齒日繁，應考漸眾。乾隆十六（1750）及二十等年（1755），土廩鄭觀成等，慮佔學額，遞相攻訐，經該▲23▲前縣趙、沈各令，詳請各客童入籍應考，已荷批准。乾隆三十一、二等年（1766-1767），土著生童，復行攻訐。經該前縣楊、鄭各令，或請准其入籍新安應試，或請仍歸各原籍收考，奉文輾轉飭查。

于乾隆三十四年間（1769），經前藩憲，以該客童等，來新安居住就耕，雖均在二十年以上，現有田糧廬墓，但經該縣府等，覆加究詰，均有原籍可歸。援照新寧客童曾光太之例，詳奉前督撫憲批准，一概撥回原籍應試。並將從前在新入學，及捐監之張昌賢等，造冊詳咨▲24▲大部，改歸本籍在案。此後客童葉維幹等，分詞疊赴各憲翻控，而土著生童，復行上控爭阻，連年構造未結。

迨乾隆五十三、四年（1787-1788），該客童梁德恭之父梁國勳，並葉喬桂、張有容等，因見新寧客童廖洪等，已奉奏准，另編客籍考試，先後赴前督撫，呈請開籍收考。均奉批行新安縣查議具詳。嗣據該縣前後正署各令查明：客民四千餘戶，應考客童四百餘名，悉已遷居年久，無籍可歸，現有田糧廬墓烟冊足據。議照新寧客童▲25▲入籍成例，詳請增設客籍，當經前府張守查核，所議未協，節次駁飭，備移各原籍，確查取結另詳，并詳奉前藩憲批飭，移取原籍印結造冊，妥議詳辦。

續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內，據該前縣胡令，移取各童原籍博羅陸豐等縣印結，造具客童名冊，詳請編籍開考等由，具詳前府朱守。閱查各原籍，尚有豐順、永安等縣，及福建江西有所屬之平和、晉江等縣，未據移取印結附送。當經行回，飭令按名移查取結，到日另行議詳。并將原籍福建省▲26▲所屬各客童，列冊詳請咨查。嗣奉前藩憲，以冊內並未開明各客童原籍住址都圖甲戶村名，原籍無憑查報，駁飭，查明造冊另詳。當經前府轉飭遵照，去後屢催，未據取結造冊詳繳，致未詳辦。

茲據客童梁德恭，前赴九門提督衙門呈控

前情，咨送督憲查審辦理，奉委卑府等，究審明確。詳查原案定例，應否添設客籍學額之處，妥議詳辦，等因，正在提問。旋據該縣客童陳文鳳等，前赴督憲轅控同前情，奉行歸案查議。卑府等當即提訊梁▲27▲德恭，供悉前情，歷歷如繪。並據供稱添設客籍，係為閩邑客民，不致阻于上進起見，原非伊一人私事。伊因父親梁國勳，屢在本省呈請，未奉詳咨。一時功名念切，是以自行赴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具控，並無包攬情事等情。質之陳文鳳等，亦供稱伊等寄籍新安，均百有餘年，寔屬無籍可歸。現因梁德恭赴京，呈請開籍，咨回本省查辦，是以全赴督轅呈請，一並查議等情，再四究詰，矢口不移。

卑府等伏查該邑寄籍客民，皆自康熙、雍正年間，由高曾遷居新安，已越百餘年，查烟▲28▲冊註明遷居年分，並有田產室廬，確鑿可據，寔與入籍之例相符。其前此呈請入籍應試，因當時查造烟冊，註有原籍字樣，尚屬有籍可歸，是以詳奉咨准，撥歸本籍應試。迨後該童屢次翻控，并援新寧客童廖洪之例，呈請開籍，經正署各令，先後具詳。總因原籍有無可歸，未據取齊印結，輾轉駁飭行查，因屬遵例辦理。惟是該客童等，自其高曾挈眷來安，無論當時未必盡有嫡親伯叔兄弟，留住籍。即使當時原有嫡屬，而數傳之後，亦已漸成疎遠。與在新生長之弟姪子孫，▲29▲亦何從記其原籍里居，係何都圖甲戶，並疎遠族黨姓名，逐一開報，以憑移查？是雖駁查之名，終無結覆之寔，致使讀書有志，上進無由，情殊可憫。

查嘉慶六年十月初一日（1801年11月6日），奉准禮部咨行議奏：東莞童生黃周瑞，呈控疊案屢阻一案，准照福建屏南縣學，分為「正屏」、「寄屏」之例，于考試卷面，註明「客童」字樣，仍復康熙年間舊額，取進文武生各二名，撥入府學，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飭行遵照辦理在案。

今新安縣寄籍客民，疊經前▲30▲後正署各令查明，共四千餘戶，應考客童四百餘名，現在生齒日繁。其有志向上者，自必較前更眾，使其上進有路，則觀摩向善。若聽其懸岩海濱，兩

無歸着，勢將與土著構訟日深，仇隙相尋，或致別釀事故，亦不可不防其漸。惟該邑遞年應試童生，約三四百名至五百餘名不等。其學額八名，本非寬裕，若聽客民入籍佔額，在土著生童，又必斷不甘心。

卑府等冒昧之見，合仰懇憲恩，請照新寧客民廖洪、及東莞客民黃周瑞之例，准其附籍新安，就近考試。其取進學額，請照福建屏▲31▲南縣學分為「正屏」、「寄屏」，及現奉奏准東莞客童之例，于考試卷面，註明「客童」字樣，仍復康熙舊額，取進文童二名，武童二名。該縣距府三百餘里，並將此二名，撥入府學，使與土著生員，各為一事，自不生衅。每逢考試，即照衛學苗學之例，准其自相互結。俟有取進之生員，即令自相認保。至於取進文學，三年止得四名，人數無多。其廩、增、貢額，即照東莞客童事例，與府各縣撥府生員，一併合考，憑文取錄，毋庸另添廩增各缺，亦不必別定出貢年分。其捐納、貢、監職員，▲32▲聽以新安報捐，仍飭縣查開清冊，分別詳請，咨行各原籍，毋許各客童等回籍岐考。如此量為籌定，則土著不慮佔學額，無可藉口攻訐，而客童觀光，定必爭自濯磨，于士習民風，均有裨益。

梁德恭所控，係因志切觀光，無籍應考，並非控告重事不寔，亦無聽囑包告情事，應與續控之陳文鳳等，均請免其置議。是否允協，理合詳候憲台，會核轉詳。

嘉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02年1月14日）申詳。

▲33▲六 布政使司常大人詳文

嘉慶六年十一月廿七日（1802年1月1日），奉憲札飭知悉，案照新安縣客童梁德恭赴九門提督呈請開籍考試一案，飭發下司，審核詳覆。就經委員會同廣州府等審辦在案。茲據審擬詳覆前來，卑司等逐加確核，呈有契照、各童名數，與梁德恭在京原呈粘開名數相符。

伏查該邑寄籍客民，生齒日盛。其中寔自康熙、雍正年間，承墾軍田，挈眷到新安居住，並

另置有田地房屋，▲34▲墓有墳墓，相傳數代，勉力讀書，有志向學，無籍可歸，與入籍年例相符者。原未便任聽土著生童，藉詞阻抑，使其不得上進錄取，致令向隅。其烟冊三代互異，而又並無田產契照確據者，其中難保無假冒情弊。雖據聲稱住居年久，無力置產，究屬無憑稽考。今已逐細清查，其無契照之三千九百三十五戶，毋庸置議。其呈有契照之四百九十一戶，計應報有名之客童梁國勳等四百七十二名，連續報有名之梁任達等六十一名，應請准其入籍。

但新安土著童生，應考▲35▲人數眾多，學額僅止八名。向因軍民通考，土著慮其佔額，以致連年訐訟。若仍令歸並軍民一體通考，勢必土著生童，羣相排擠，仇隙相尋，衅爭滋訟。仍應倣照定例，稍為變通，俾各安分息爭。

查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一日（1801年11月6日），奉准禮部咨行議奏、東莞縣童生黃周瑞呈請入籍一案，准照福建屏南縣學，分為「正屏」、「寄屏」之例，于考試卷面，註明「客童」字樣，仍復康熙舊額，取進二名，撥入府學。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飭府遵照辦理在案。

今新安縣客童梁德恭▲36▲等，窺見有奏准添設客籍之案，近在全府所屬，故此心生希翼，赴京具詞。核其情節，與東莞縣黃周瑞情事，約畧相同。所有現呈契照之四百九十一戶內，客童梁國勳等四百七十二名，連梁任達等六十一名，應請照新寧客民廖洪、及東莞客民黃周瑞等之例，准其附籍新安，就近考試。其取進學額，亦請援照福建屏南縣學分為「正屏」、「寄屏」之例，于考試卷面，註明「客童」字樣。仍復康熙年間軍籍舊額，取進文童二名，武童二名。該縣距府三百餘里，將取進新生，撥入▲37▲府學，使與土著生童，各為一事，自不生衅。每逢考試，即照衛學苗學之例，使其自相互結。俟有取進之生員，即令自相認保。至于取進生員，三年歲科兩試，纔止四名，人數無幾。其廩、增、貢額，即與廣府各縣撥府生員，一體合考。聽學政憑文取錄，毋庸另添廩增各缺，亦不必別定出貢年分。其捐納貢、監、職員，並聽其開寫新安縣籍報捐。報捐之人，或本身及子孫應

考，仍于卷面註明「客籍」。不得藉有報捐之案，混入土籍。

其契照未滿二十年之限，應令照依定例，田產以完▲38▲糧之日為始，室廬以稅契之日為始，扣定二十年之限，方准其入客籍應考。年限未滿，不得遽准應試。其並無田產契照之戶，無論居住久暫，概不准其冒考。俟日後置有產據，扣滿年限，呈明地方官，通詳立案，然後准其歸入客籍，一體收考，以杜冒濫，而符定例。如此量為籌定，土著不虞佔額，攻訐之風可息。在客童有籍觀光，定必爭自濯磨。于士習民風，均有裨益。

梁德恭所控，係因功名念切，無籍應考，並非控告重事不寔，亦無聽囑包告情事。應與續赴本省▲39▲具呈之陳文鳳等，均請免其置議。府書原案，經承事隔年久，或已退役，或經病故，無從傳訊。俱經查，因催取各童原籍冊結未到，無憑詳辦，並非擱延，亦毋庸議。所有入籍各戶，仍造冊咨會原籍，不許復回跨考。如有假冒營出，照例懲治。是否允協，理合詳覆憲台。督移咨奏。

▲40▲七 大人咨覆全文

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臣覺羅吉，謹題為客籍學額事。

該臣看得：廣東新安縣梁德恭，赴九門提督衙門，呈請添設新安縣客籍。梁德恭原籍長樂縣，康熙十三年間（1674），新安縣地廣人稀，招徠異籍民人，佃墾地畝。該童始祖梁自宏，于康熙十五年間（1676），携眷來新安，耕種軍田，全時有本省福建、江西各府屬民人，先後踵至就耕。康熙五十五年（1716），開設軍籍，額取文武生各二名。當有客童梁元材等二▲41▲十七名，陸續進庠。嗣于雍正十三年（1735），軍民通考，復有洪君度等三名，取入縣學。乾隆十六（1751）、二十（1755）至三十一、二年（1766-1767），土著生童攻訐，撥回原籍應試。迨乾隆五十三、四等年（1788-1789），客童梁德恭之父梁國勳等，因見新寧客童廖洪等，已經奏准，另編客籍考試。先後赴前督臣，呈請開籍，

均經批行新安縣查明詳辦。茲據客童梁德恭，前赴九門提督呈控，咨送查辦，復據該縣陳文鳳等，控全前情，飭行歸案查議。

茲據布政使司常齡等詳稱：訊據梁德恭等，俱寄籍新安，已有百餘年，▲42▲現在共有四千餘戶。應考有四百餘人，無路上進，是以赴京來省呈控，恩祈准考，寔無聽囑包攬情事，等語。伏查此事必須核對烟戶冊、及田產廬墓契照，方足以昭核寔而杜假冒。當即飭委試用知縣紀先登，會仝新安縣，按名按戶，查覆新舊各戶，寔有四千三百九十二戶，內有契照可憑者四百五十七戶。原報客童梁國勳等四百七十二名，又續報梁任達等六十一名。契照內已滿二十年之限者一百七十七張；未滿二十年者一十六張，烟冊契照俱符。其餘三千九百三十五戶，並無田產▲43▲契照，等情，本司等逐加確核。除無契照之三千九百三十五戶毋庸置議外，其有契照之四百五十七戶，計舊報有名客童四百七十二名，連續報有名六十一名，應請准其入籍。

但新安學額，僅止八名，向因軍民通考，以致連年訐訟，若仍令軍民通考，勢必爭滋訟。似應仿照新寧、東莞之例，准其附籍新安，就近考試。其取進學額，亦請援照福建屏南縣學分為「正屏」、「寄屏」之例，于考試卷面，註明「客童」字樣，仍復康熙年間軍籍舊額，取進文武各二名。將取進新生，撥入▲44▲府學。每逢考試，自相互結，俟有取進之生員，即令自相認保。至于取進生員，三年歲科兩試，纔止四名，人數無幾。其廩、增、貢額，即與各縣撥府生員，一體合考，聽學政憑文取錄。

其契照未滿二十年之限，應令照依定例，扣足年限，方准入于客籍應考。年限未滿，並無田產契照之戶，概不准其冒考。

梁德恭所控，係因功名念切，並非控告重事不寔，亦無聽囑包告情事。應與續赴本省具呈之陳文鳳等，均請免其置議。詳請案核。等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會題請▲45▲旨，揭送兵部兵科、禮部禮科、戶部戶科、九門提督、通政司，會稿送東撫院、東提督學院。

嘉慶七年（1802）。

八 禮部大人奏章

嘉慶七年九月初六日（1802年10月2日），內閣抄出本部尚書臣覺羅長等謹奏，為遵議奏事。

禮科抄出兩廣總督覺羅吉題〈審明新安縣客童▲46▲梁德恭呈請開籍收考一案〉，奉旨：該部議奏，欽此。臣等查廣東廣州等軍籍學額，康熙年間，原定取進文武生員各二名；雍正年間，裁併軍民全考。而新安縣土著生童，慮被客童佔額。自乾隆十七年（1752）以後，彼此互控。經該地方官，或斷令通考，或詳歸原籍，屢結屢翻，未有定案。客童梁德恭等，以伊等多年入籍，舊額尚存之時，取進者二十七名。軍民合考之後，取進者復有三名。後遭土著屢次攻訐，無由上進，來京控告，呈請開籍收考。經提督衙門咨文，該▲47▲督審辦。

今據該督審明屬寔，復委員按戶確查，新安縣舊烟戶四千三百九十二戶，除無契照之三千九百三十五戶外，其有契照可憑者四百五十七戶。先後客童求考冊報有名者，共五百三十三名。請將已符入籍年限者，照東莞縣復設客籍之例，取進文武童生各二名，撥入府學。廩、增、出貢、保結各事，宜均一例辦理。其無契照可憑、並契照未滿二十年者，俱俟扣滿年限，詳請入籍收考。等語。

臣等查定例，凡入籍二十年，有田糧廬墓可憑者，准其入籍考試。今廣東新安縣客童梁德恭等之祖父，于▲48▲康熙年間，招墾軍田，入籍新安，百有餘年，曾經取進有人，于例應得與考。只以新安學額本少，土著生童，恐其佔額，阻抑多方，致客童無籍可歸，且永無上進之路，宜其不能甘心也。該督既查明烟戶契照確寔有憑，未便令可向隅，自應如該督所請，其有契照而已滿年限者，照臣部上年奏准東莞縣復設客籍舊額，取進童生二名，撥入廣州府學。每逢考試，即照衛學苗學之例，准其自相互結。俟有取進生員，即令各自認保。此項取進生員，人數無幾。其廩、增、貢額，即與廣州府各縣撥▲49▲府生員，一體合考，憑文取錄。補廩挨貢，不必另添廩增各缺，亦不必另定出貢年分。其捐納貢監職員者，亦令註明新安縣客籍字樣，以免牽混。

至契照未滿年限，及尚無契照之三千九百三十五戶，仍照例扣足年限。並置有產據後，另行詳明立案，一並歸入客籍考試。如此分別辦理，庶客童土著，彼此相安，不致再生訟端。

再新安縣進額，僅只八名。此次後設客籍之二名，可否照東莞縣增添客籍之例，免其于新安縣進額內裁汰。出自▲50▲天恩。是否有當，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嘉慶七年九月初一日（1802年9月27日），奉旨：廣東新安縣客籍童生，准其歲科兩考，文武各取進二名。其原額八名，並加恩免其裁減。餘依議。欽此。欽遵。到部，相應抄錄原奏，知照兩廣總督可也。

▲51▲九 學院大人姚宗師行文

欽命翰林院修撰、提督廣東學院、加一級紀錄，二次姚，為劄知事。

嘉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02年12月8日），准禮部劄儀、制司案呈本部、兩廣總督覺羅吉題〈審明廣東新安縣客童梁德恭等請另編客籍考試〉一摺，於嘉慶七年八月二十九（1802年9月25日），發報具奏，於九月初六日（1802年10月2日），內閣抄出，於九月初一日（1802年9月27日）奉旨：廣東新安縣客籍童生，准其歲科兩試，文武各取進二名。其原額八名，並加恩免其裁減。餘依議。▲52▲欽此。欽遵。到部，相應抄錄原奏，劄知廣東學政可也。計粘一紙到院。准此。除咨明督部堂撫部院外，合行遵照。

為此劄付該官吏，即便轉飭該府學，及行新安縣遵照辦理。毋違，須至劄付者。計粘單一紙。

嘉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02年12月16日）到府。

十 呈請姚學台開考詞

具呈廣州府新安縣童生梁德恭、曾奕焜、鄧以恂、張超千等，▲53▲呈為遵例開籍，懇憲飭府縣併錄歲科兩試事。

童等居新百餘載，前開軍籍，後併民籍，因土著阻抑，請纓無路，不已，前歲進京，呈控九門提督府，咨回公辦。蒙列憲訊明，照東莞成例，題奏開籍，文武學額各二名。奉旨依議，劄知在案。山陬海澨，同沾化日之光；戶誦家絃，欣沐文明之治。曠世鴻恩，萬年頂祝。

但例案初定，恩應均沾。現惠府及琮、廉各府，未經歲試，向例歲科連考。童等念切觀光，只得凟叩憲轅，伏望恩邀一體。念久涸之鮒，迅決▲54▲西江；憐積旱之苗，徧施甘雨。飭府縣收送歲科兩考，與惠、琮等一視同仁。庶皇上之德意，賴仁憲以承宣。疊沛恩膏，啣結無既矣。切赴欽命廣東提督學院大人爵前，伏乞恩准施行。

嘉慶 年正月二十一日（原文如此，可能就是嘉慶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即1803年2月12日）呈

批：梁德恭等，爾等客籍，雖已奉部覆准，但廣府歲試已過，不便違例補考。俟科試時，由縣府錄送到院，聽候一體收考可也。

▲55▲十一 附錄客籍各鄉名冊

三杯石劉鼎亮題銀一元 蓮麻徑劉清元題銀貳員東路村鄉

莆隔 草莆 樟樹莆 沙塘莆 大望 李蘭 蓮麻坑 柑坑 木古 大汾 新田子 坭崗子 丹竹頭 南嶺 木棉灣 松園頭 水徑 梅子園 洞尾山 企礮頭 上下坪 梅林 坭崗 大坑塘 香丸 蓮塘 莆心 禾徑山 鳳凰湖 禾坑 羅方 平洋 萬屋邊 凹下 麻雀嶺 烏石角

▲56▲塩灶下 南埔 七木橋 鹿頭 烏蛟田 戶洲塘 平洋村 苗田子 烏猛涌 馬尿 荔枝窩 三極圍 谷埠 風坑 逕下 大林圍 榕樹凹 新村 鎖羅盆 担水坑 深圳劉仁和 沙井頭 山咀 逕口 古樓塘 凹頭 黃茅田 暗徑 菴上 金竹村 大峯尾 園墩頭 凹背子 龍眼園 屯圍 新屯江玉明 紅崗圍 朝陽圍 鴨宿墩 南山 小莆 石頭圍 沙崗圩 西山下 碗窰 馬文合 沙螺洞 圍下

▲57▲黃寓合 坪山子 丹竹坑 鶴藪 莆心 排 黃魚灘 船灣 下坑 洞子 珩溪浦 杜

山 下窩 蓮凹 平蘭 栢鰲石 梧桐寨 寨凹 大茫峯 大菴 蕉徑 蓮塘 坑頭 牛牯角 上下峯 橫台山 馬鞍岡 長莆 小莆村 沙井頭 大坑 掃管笏 水蕉 大窩 青快塘 上下塘 响石 穿龍村 城門 下塘徐姓 葵涌子 青衣 淺灣各村並孫鵬耀 田富子 蓮塘尾 花山 油柑頭 帳頂角 樟樹灘

▲58▲九肚 花香炉 孟公屋 井欄樹 沙角尾 上南山葉 企嶺下何 上洋 油魚灣 檳榔灣 芋合灣 大灣 掃管莆黃 荔枝庄 馬油塘 相思灣 沙田 爛泥灣 大腦 中心村 黃竹山 大水坑 石湖圩 小枚沙陳坑口 大枚沙楊 莫袁鄧 塞竹徑 李公徑 坑下莆 莆上村 莆上圍 黃沙坑 塘徑 九龍楊盛山朱居元 大嶼山林開 清張日升 背凹何 南蛇塘

大鵬村鄉名

▲59▲大鵬城陳 大鵬城外松山下羅姓 黃旗塘 王母洞圍 王母洞圩 高嶺 大石村 岐沙 橫坑 石角頭 王姓 戴姓 李達春 高尚富 曾姓 洪錦璋 梁姓 張姓 鄔姓 幸姓(原文原此) 陳姓 長山下 大碓 龍岐村 犬眠地 楊枚坑 下沙 疊福 水頭 新屋子梁

葵涌圩陳姓歐陽

土洋李利黃鄧范 白水塘潘陳張鍾 第三溪黃曾劉葉 逕心

▲60▲大南坑吳廖 楓樹山李范何 屯圍子李陳劉 黃杭坑 白石崗張鍾紀 張屋村 高圳頭巫黃 洞背 塩寮下 新屋子朱 凹頭鍾 橫頭村陳李徐 新圍鍾 深水田林范 黃鴻彩 凹下葉維高

西路村鄉名

官田 麻莆村 塘頭 逕貝村 渭江村 坭岡 白坑 屋場排 羅租村 白芒村 黃金洞 黃家庄 黃田村 橫村圍 塘坑圍 石隆 水坑圍 了坑圍

▲61▲亞婆髻 龍門村 黃麻莆 蘆竹塘 蔗園
莆 長坑園 草尾蘭 青山下 應人石 麻山園

北路村鄉名

清溪圩 大埔園 鐵場 苦斫洞 羊頭園 畫眉
凹

中路村鄉名

松園下陳魏 插花嶺陳俊秀 福田村 緣芬 西湖
翟屋邊 芋荷塘 松子園 江頭子 馬蹄山 羊
尾

▲62▲羊公塘 鄧子旺 馬鞍堂 象角塘 泮田
子 樟坑子 松園下上園 謝山頭 長嶺皮 滑石
子 三坑 黃里 井坑埔 崗陶下 大凹子 赤
嶺頭 早禾坑 芦盛塘 牛地埔 稗藪蘭 白石
咀 羊頭嶺 羗頭 蘭口 石凹 大凹村曾 龍潭
圍 蕨嶺 龍岡仔何姓 西坑 橫蘭 賴屋山 黃
斫蘭

議定歲科兩試保資一覽表

▲63▲縣試頭場：每文童保資錢壹百文，覆試保
資毋庸再奉。

武童頭場：保資錢式百文，覆試壹百文。

府試頭場每文、武童保資錢壹百文、式百文，覆
試保資錢五拾文、壹百文。

院試每文、武童保資銀五毫、壹員正。

十二 附錄廣府學軍籍諸生姓氏

▲64▲康熙五十五年（1716）開設軍籍，東莞、
大鵬兩所進庠臚列於左：

張昌賢 梁元材 張斌揚武 黃大成武 李柏武
劉就 沈浩武 陳飛龍 梁璉 曾而秀武 江連
洲 吳朝棟 劉學周 何深源 李秀顯 彭啟
釗 阮鵬高 李德輝 羅斐 吳大鵬 李雲武 鄭
連登 葉達武 李聖選 廖貫一 歐陽時達

十三 乾隆元年（1736）軍民歸併全考，由民籍
進庠諸生姓氏列

▲65▲洪君度 葉煥 江東洋

十四 新安客籍撥府進庠諸生題名錄

嘉慶九年（1804）為始，以後循序增入：

嘉慶九年甲子（1804）姚宗師諱文田科考取入

文生二名：王嘉猷住王母洞 吳芳住大南坑

嘉慶十年乙丑（1805）茅宗師諱元銘歲考取入

文生二名：葉作培住官田 葉可大住官田

武生二名：池顯章住塘頭 梁景芳住斫莆子

▲66▲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陳宗師諱嵩慶科
考取入

文生二名：張清瀾住王母洞 葉可高住官田

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胡宗師諱長齡歲科考取入

文生二名：徐敬仁住苦斫洞 洪棟材住李蘭

武生二名：曾步雲住木棉灣 陳榮光住松元下

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胡宗師諱長齡科考取入

文生二名：鄧輔清住橫台山 池見龍住塘頭

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程宗師印國仁歲考取入

▲67▲ 文生二名：鍾震離住烏石岩 周璘住麻布

武生二名：葉逢春住板田 葉開住官田

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程宗師印國仁科考取入

文生二名梁逢亨住草莆葉重華住蓮麻坑

（疑有關文）

文生二名：陳鳳光住鹿頸 何鳳階住塩田

道光六年丙戌（1826）翁宗師印心存歲考取入

文生二名：葉成章住蓮麻坑 彭錫齡住塩田

▲68▲ 武生二名：陳名揚住松元下 葉榮光住官田

道光七年丁亥（1827）翁宗師印心存科考取入

文生二名：鍾培基住下橫蘭 池咸亨住塘頭

道光九年己丑（1829）徐宗師諱士茶歲考取入

文生二名：葉琮花住蓮麻坑 賴騰標住布心

武生二名：廖國光住坭崗 池炳南住塘頭

▲69▲十五 建立文館序

道光九年（1829），歲次己丑，皆維冬月，通籍

在羊城建立同德堂文館，（疑有闕文）工告竣。
因續刊案錄，一以副國家作人之化，一以廣前人
開籍之恩。庶幾均沾文教，天下無屈志之民；同
戴前勳，吾籍盡觀光之士矣。

公舉建文館首事開列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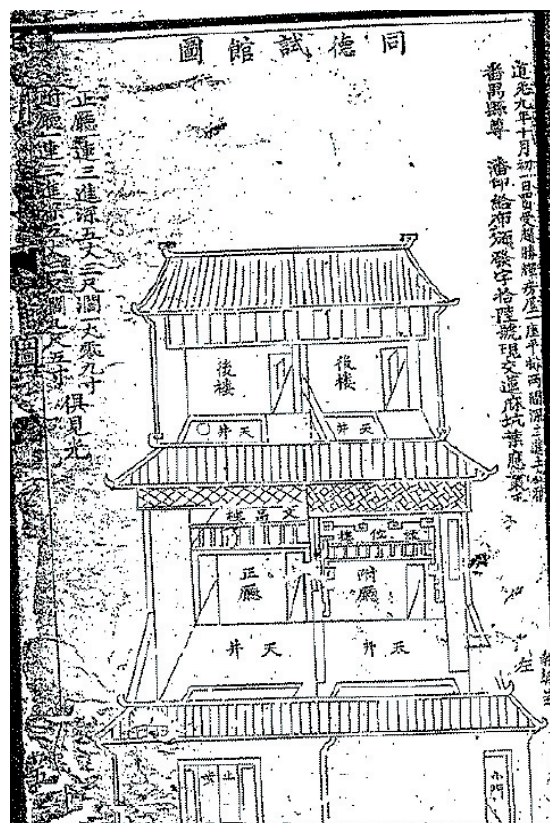
總理首事

▲70▲周璘 葉承光 王嘉猷 曾榮甲 何謙光

中東西北四路附理首事

梁逢亨	陳鳳光	曾步雲	李炳光	彭錫齡
萬錦芳	洪棟材	梁天池	鄧飛熊	江明珠
陳麗光	徐敬仁	鄧輔清	鄧汝霖	張于漢
葉應材	池咸亨	潘光大	沈寵光	梁大振
邱子盛	葉騰香	成廷福	陳士光	張廷耀
彭廣琳	鍾智勝	羅	（原文如此）	

▲71▲十六 同德試館圖



活動消息

UGC- AoE Projec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合辦

第十九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

日期：2010年3月13-14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多媒體室

查詢：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020)84114831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020)84112122
 傳真：(852)23587774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1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